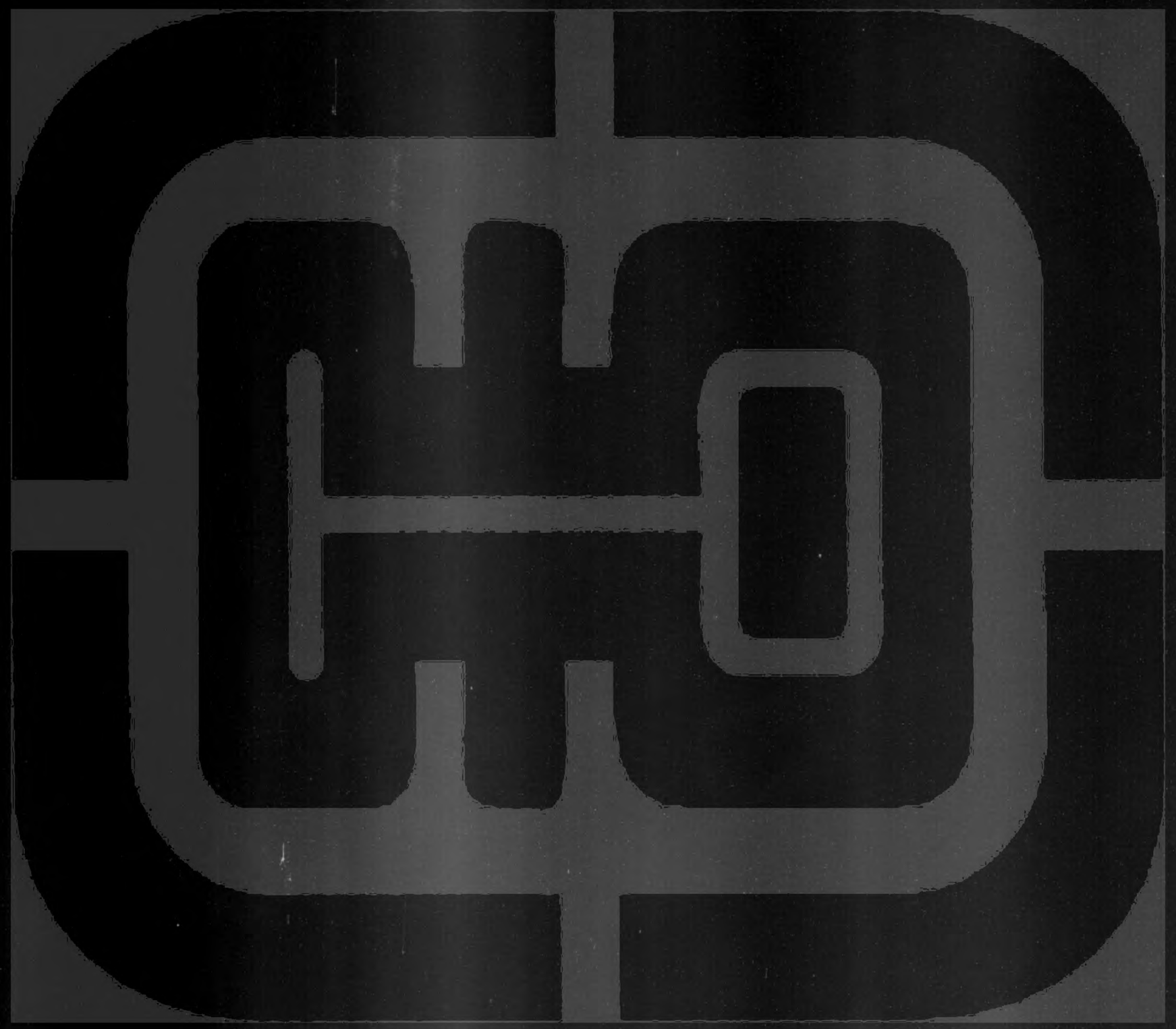


後趙錄二　春秋卷第十二

魏　散騎常侍　崔鴻　撰

石勒中

晉愍帝建興元年夏四月勒使虎攻鄴二臺鄴潰北中郎將劉演奔廩丘劉現遂以演爲兗州刺史鎮廩丘將軍謝胥田青郎牧等率二臺流民皆降于勒勒以桃豹爲魏郡太守撫之勒襲苑鄉執游綸以爲主簿攻龍驤將軍乞活李惲於上白惲敗死之將坑其降卒見郭敬而識之

署上將軍悉免降人配之王浚復以烏丸薄盧
爲青州刺史使棄嵩督諸軍屯易水召段疾陸
眷欲與之共擊勒疾陸眷不至浚重賂魏穆帝
（諱猗盧時晉封爲代公夫單于）共討疾陸眷穆帝遣子六修將
兵會之爲疾陸眷所敗五月勒使孔萇擊定陵
殺兗州刺史田徽青州刺史薄盛執渤海太守
劉既幸戶五千降勒山東郡縣相繼爲勒所取
劉聰授勒侍中征東大將軍餘如故拜勒母王
氏爲上黨國太夫人妻劉氏上黨國夫人童綏

首飾一同王妃段末杯任弟匹歸遼西勒大怒
所經令尉皆殺之烏丸審廣漸棄郝襲背王浚
密遣使來附勒厚加撫納司冀漸寧人始租賦
立太學簡明經善書吏署爲文學掾選將佐子
弟三百人教之勒謂張賓曰鄴魏之舊都吾將
營建既風俗殷雜須賢望以綏之誰可任者賓
曰晉故東萊太守南陽趙彭忠亮篤敏有佐時
良幹將軍若任之必能允副神規勒于是徵拜
彭爲魏郡太守彭至入見泣而辭曰臣往曾策

名晉室食其祿矣犬馬戀主切不敢忘誠知晉之宗廟鞠爲茂草亦猶洪川東逝往而不返明公應符受命可謂攀龍之會但受人之榮復事二姓臣志所不爲爾豈惟愚臣之狷志恐亦明公之所不許有死而已未敢聞命若賜臣餘年全臣一介之願者明公大造也勒默然張賓進曰自將軍神旗所經衣冠之士靡不變節未有能以大義進退者至如此賢以將軍爲高祖自擬爲四公所謂君臣相知此亦足成將軍不世之高何必吏之勒大悅曰右侯之言得孤心矣于是賜安車駟馬養以祿秩辟其子明爲參軍

勒以虎爲征虜將軍魏郡太守代桃豹鎮鄴三臺虎篡奪之萌兆于此矣冬十一月幽州牧王浚以其父字處道自謂應當塗高之讖謀稱尊號前渤海太守劉亮北海太守王搏司空椽高柔切諫浚皆殺之燕國霍原志節清高屢辭徵辟浚以尊號事問之原不答浚誣原與羣盜通殺而梟其首於是士民駭怨而浚矜豪日甚不

親政事所任皆苛刻小人秦嵩朱顧貪橫尤甚
北州童謠曰府中赫赫朱丘伯十囊五囊入秦
郎又幽州童謠曰幽州城門似藏戶中有伏戶
王彭祖浚始者惟恃鮮卑烏丸以爲强既而皆
叛加以亢旱災蝗士卒衰弱勒欲襲之未知虛
實將遣使覘之參佐皆曰宜如羊祜與陸抗故
事致書相聞時張賓有疾勒就謀之賓曰王浚
假三部之力稱制南面雖曰晉藩實懷僭逆之
志必思協英雄圖濟事業將軍威聲振于海內
去就爲存亡所在爲輕重浚之欲得將軍猶楚
之欲招韓信也今以將軍之威權誑遣使無誠
款之形脫生猜疑圖之兆露後雖奇略無所設
也夫立大事者必先爲之卑當稱藩推奉尚恐
未信羊陸之事臣未見其可勒曰善十二月勒
遣舍人王子春董肇等多齎珍寶僞卑辭推奉
浚爲天子曰勒本小胡出自戎裔值晉綱弛馭
海內饑亂流離屯厄冀命冀州竊相保聚以救
性命今晉祚淪夷遠播吳會中原無主蒼生無

繫伏惟明公殿下州鄉貴望四海所宗爲帝王者非公復誰勒所以捐軀命興義兵誅討暴亂者正爲明公驅除爾伏願明公殿下應天順人踐登皇祚勒奉戴明公如天地父母明公察勒微心亦當慈恕如子也又遺尚書棗嵩書而厚賂之浚以疾陸眷新叛士民多棄已去聞勒之附已甚喜謂子春等曰石公一時英武據趙舊都成鼎峙之勢何爲稱藩于孤其可信乎子春對曰石將軍英才儁拔士馬雄盛實如聖旨仰惟明公中州貴望累葉重光出鎮藩獄威振八表固以胡越欽風戎夷歌德豈惟區區小府而敢不斂衽神闕者乎昔陳嬰豈其鄙王而不王韓信薄帝而不帝哉誠以帝王不可以智力爭故也石將軍之擬明公猶陰精之比太陽江河之比洪海爾項藉子陽覆車不遠是石將軍之明鑒所以遠過於人也明公又何惟乎且自古胡人爲輔佐名臣則有之矣未有爲帝王者也石將軍非惡帝王不爲而讓于明公也顧以帝

王自有歷數非智力之所取雖强取之必不爲天人之所許爾願明公勿疑浚大悅封子春等爲列侯遣使報勒答以方物浚司馬游統時鎮范陽叛浚陰馳使降勒勒斬其使送於浚以表誠實浚雖不罪統益信勒爲忠誠不復設備建興二年春正月壬辰王子春等與王浚使者至襄國勒命匿勁卒精甲虛府廡師以示之北面拜使而受浚書浚遺勒麈尾勒陽不敢執懸之于墀朝夕拜之曰我不得見王公見王公所賜如見王公也復遣董肇奉表於浚期以三月中旬親詣幽州奉上尊號亦修箋於棗嵩乞弁州牧廣平公以見必信之誠也勒將圖浚引子春問之子春曰幽州去歲大水人不粒食浚積穀百萬不能贍恤刑政苛酷賦役殷煩賊害賢良誅斥諫士下不堪命流叛畧盡鮮卑烏丸離貳于外棗嵩田矯貪暴于內人情沮擾甲士羸弊而浚猶置立臺閣布列百官自言漢高魏武不足爲比又幽州謠怪特甚聞者莫不爲之寒

心浚意氣自若曾無懼容此忩期之至也勒撫
几笑曰王彭祖眞可擒也浚使者還幽州具陳
勒形勢寡弱款誠無二浚大悅以勒爲信然日
益驕怠不復設備二月勒募一作簒兵戒期將襲
王浚懼劉琨及鮮卑烏九爲其後患猶豫未發
張賓進曰夫襲敵國當出其不意今軍嚴經日
而不行者豈顧有三方之慮乎勒曰然爲之柰
何賓曰彭祖之據幽州惟仗三部今皆離叛還
爲寇讐此則外無聲援以抗我也幽州饑儉人
皆蔬食衆叛親離甲旅寡弱此則內無彊兵以
禦我也況三方勇智無及將軍者若大軍在郊
必土崩瓦解今三方未靖且彼未謂將軍便能
懸軍千里以取幽州也輕軍往返不出二旬縱
使三方有動勢足旋趾一云比其謀議出師吾已還矣且劉琨
王浚雖同名晉藩實爲仇敵若修箋于琨送質
請和琨必喜我之服快浚之亡終不救浚而襲
我也用兵貴神速勿後時也勒曰吾所未了右
候已了吾復何疑于是輕騎襲幽州以火寄行

至於柏人殺主簿游綸以其兄統在范陽恐洩軍謀故也遣張慮奉牋於劉琨自陳罪過深重請討浚以自效琨既素有疾浚大悅乃移檄州郡稱已與代公猶盧也方謀討勒勒走伏無地求拔幽都效善將來今當便遣六修猶盧子南襲平陽除僭僞之逆類降知死之逋竭順天副民翼戴皇家斯乃曩年積誠靈祐之所致也其聽所請受任通和三月勒軍至易水浚督護孫緯疑其詐馳白浚將引軍拒勒游統禁之浚不聽使勒直前將佐咸曰胡貪而無信必有詐計請出擊之浚怒曰石公來正欲奉戴我爾敢言擊者斬衆遂不敢復諫乃盛張設以待勒壬申勒晨至薊叱門者開門猶疑有伏兵先驅牛羊數千頭聲言上禮實欲填諸街巷使兵不得發浚始懼或坐或起勒既入城便縱兵大掠左右復請禦之浚猶不許及勒登廳事浚乃走出堂皇勒衆執以見勒召浚妻與之並坐立浚于前浚罵曰胡奴調汝公何凶逆如此勒使徐光讓之曰君

位寇元台爵列上公據幽都驍悍之國跨全燕
突騎之鄉手握强兵坐觀京師傾覆曾不救援
乃欲自尊爲天子非凶逆乎又專任姦暴殺害
忠良肆情縱欲毒徧燕壤自貽于此誰之罪也
并責以百姓餒乏積粟五十萬斛而不振給遂
使別將王洛生以五百騎先送浚于襄國浚自
投于水東而出之收浚麾下精兵萬人盡坑之
焚燒宮殿停虜二日孫緯率衆遮擊勒僅而得
免分遣流民各還桑梓擢荀綽裴憲等官資給
車服數朱碩秉高田矯等以納賄亂政爲幽州
患責游統以不忠所事皆斬之遷烏丸審廣漸
裳郝襲靳市等於襄國署晉尚書燕國劉翰爲
寧朔將軍行幽州刺史戍薊置守宰以撫之劉
翰不欲從勒乃奔段疾陸眷勒還襄國斬浚于市
浚不爲之屈大罵而止遣東曹掾傅遘兼左長
史封王浚首獻捷于劉聰聰以平幽州之勳遣
使人柳純持節署勒大都督督陝東諸軍事驃
騎大將軍東單于侍中使持節開府校尉二州

牧公如故加金鉦黃鉞前後鼓吹二部增封十二郡勒固辭受二郡而已勒封左長史張敬等十一人爲伯子侯文武進位有差夏襄國大饑穀二升直銀一斤肉一斤直銀一兩秋九月支雄攻北中郎將劉演於廩丘爲演所敗演將軍韓弘潘良襲頓丘克之斬勒所署太守邵攀支雄追擊弘等殺潘良于廩丘冬十月劉琨遣樂平太守焦球攻勒常山斬太守邢泰琨司馬溫嶠西討山胡勒將逯明要之敗嶠於潞城勒以

幽冀漸平始命州郡閱實人戶口每戶出帛二疋穀二斛勒將陳午以浚儀叛勒逯明攻甯黑於荏平降之因破東燕酸棗而還徙降人二萬餘戶于襄國

建興三年秋七月勒使將軍葛薄寇陷濮陽殺太守韓弘九月劉聰使大鴻臚范龕持節策命勒賜以弓矢加崇爲陝東伯得專征伐拜封刺史將軍守宰列侯歲盡集上署勒長子興爲上黨國世子加翼軍將軍爲驃騎副貳劉琨遣王

旦攻中山逐勒所署太守秦固勒將劉勔拒之旦敗勔執之於望都關

建興四年夏四月勒襲浚假署綏節將軍邵續於樂陵續盡衆逆戰敗走以孤危無援權附於勒勒以續子乂爲都護既而浚所假署渤海太守東萊劉胤棄郡依續謂續曰凡立大功必仗大義君晉之忠臣宗何從賊以自汚乎夫田單包胥齊楚之小吏爾猶能存已滅之邦全喪敗之國今將軍杖精銳之衆居全盛之勢如何墜將成之功于一簣委忠信之人于豺狼乎且項羽袁紹非不强也高祖縞寇人應如響曹公奉帝而諸侯綏穆何者蓋順逆之理殊自然之數定也況夷戎醜類屯結無賴雖有犬羊之盛終有庖宰之患而欲托根結援無乃殆哉續曰若如君言計將安出劉曰琅邪王以聖德欽明創基江左中興之隆可企踵而待今爲將軍計莫若抗大順以激義士之心奉忠正以勵軍人之志夫機事在密時至難違存亡廢興在此舉矣

會段匹磾在薊以書邀續同歸江東續從之其
下皆曰今棄勒歸匹磾其如父何續泣曰我出
身爲國豈得顧子而爲叛臣哉殺異議者數人
遣劉翰還江東舉兵叛勒勒聞之大怒殺父遣
兵圍續續懼求救于匹磾磾遣弟文鴦救之文
鴦未至勒已率八千騎圍續勒素畏鮮卑及聞
文鴦至乃棄攻具東走續與文鴦追勒至安陵
不及虜勒所署官幷驅三千餘家又遣騎人散
勒北邊掠常山二千餘家勒大敗而還章武人
王眷起兵于科斗壘擾亂勒河間渤海諸郡南
和令趙領等率廣川渤海千餘家背勒歸之勒
以楊武將軍張夷爲河間太守叅軍臨深爲渤
海太守各率步騎三千以鎮撫之使長樂太守
程遐屯于昌亭爲之聲援徙平原烏九展廣劉
哆等部落三萬餘戶于襄國使虎牢乞活王平
于梁城敗績而歸五月劉琨將討勒復以劉演
爲輔國將軍魏郡太守領勇士千餘人行北中
郎將兗州刺史鎮廩丘勒率衆攻之演出拒戰

勒退支雄逯明擊甯黑于東武陽陷之黑赴河而死徙其衆萬餘于襄國虎圍劉演于廩丘演求救于邵續續使文鴦救演虎退止盧關津以避之文鴦弗能進屯于景亭兗豫豪右張平等起兵救演虎夜棄營設伏於外揚聲將歸河北平等以爲信然入于空營虎廻擊敗之廩丘陷沒演奔文鴦軍獲演弟啓送于襄國勒以琨撫存其母德之賜啓田宅令儒官授之以經六月大蝗食百草無遺秋七月河東平陽大蝗中山常山尤甚中山丁零翟鼠叛勒攻中山常山勒率騎討之獲其母妻而還鼠保子胥關遂奔代郡冬十月勒攻樂平太守韓據于坫城據請救於劉琨琨自以士衆新合欲因其銳氣討勒將軍姬澹衛雄諫曰此雖晉民久淪異域未習明公之威信難以法御恐其難用今內收鮮卑之餘穀外抄胡賊之牛羊且閉關守險務農息兵待其服化感義然後用文則功可立也琨不從悉發其衆命姬澹率步騎二萬爲前驅琨屯廣

牧爲之聲援勒聞澹至將逆擊之或諫曰澹兵馬精盛其鋒不可當不若且引兵避之深溝高壘以挫其銳攻守勢殊必獲萬全勒曰澹大衆遠來體疲力竭犬羊烏合號令不齊可一戰而擒之何强之有今寇敵垂至胡可捨去大軍一動豈易中還若澹乘我之退而追逼之顧逃潰不暇焉得深溝高壘乎此爲不戰而自滅亾之道也立斬諫者以孔萇爲前鋒都督令三軍後出者斬勒先據險要設疑兵于山上前分二伏出輕騎與澹戰僞爲不勝收衆而北澹縱兵追之入于伏中前後伏發遂夾擊之澹軍大敗獲鎧馬萬計澹帥千餘騎奔代郡韓據棄城奔劉琨并土震駭十一月司空長史李弘以并州降勒劉琨進退失據不知所爲段匹磾遣信邀之巳未琨率衆從飛狐奔段匹磾勒分徙陽曲樂平戶于襄國置守宰而還孔萇追姬澹于桑乾至于代郡殺之十二月勒遣兼長史張敷獻捷于劉聰勒征樂平南和令趙領復合廣川平原

渤海河間數千戶奔于邵續勒攻下冀州諸縣以右司馬程遐爲寧朔將軍監冀州七郡諸軍事司冀并兗州流民數萬戶在遼西迭相招引民不安業孔萇等攻馬嚴馮翊久而不下勒問計于張賓賓曰馮翊等本非明公之深仇遼西流民皆有戀本之思今宜班師息甲差選良牧守任之以冀遂之事不拘常制奉宣仁澤揚威奮武則幽冀之寇可翹足而靜遼西流民將相率而至矣勒曰右侯之計是也召萇等歸以武遂令李回爲易北督護振武將軍兼高陽太守馬嚴士衆多李潛軍人回先爲潛府左長史素服回威德多叛嚴歸之嚴以部衆離二懼奔於幽州赴水而死馮翊率衆降勒回徙居易京流民降者歲常數千勒甚嘉之封回弋陽子邑三百戶加賓邑一千戶進位前將軍固辭不受

晉元帝建武元年夏六月勒遣石虎圍祖逖於譙城晉南中郎將王含遣叅軍桓宣救之未至虎已爲逖所敗已帝傳檄天下曰逆賊石勒

肆虐河朔逋誅歷載游竄縱逸復遣凶黨石虎
犬羊之衆越河南渡縱其鴆毒平西將軍祖逖
帥衆討擊應時潰散今遣車騎將軍琅邪王裒
等九軍銳卒三萬水陸四道徑造賊塲受逖節
度有能梟虎首者賞絹三千疋金五十斤封縣
侯食邑三千戶又賊黨能梟送虎首封賞亦同
之秋七月大旱河朔大蝗初穿地而生二旬則
化狀若蠶七八日而卧四日蛻而飛彌亘百里
唯不食三豆及麻并冀青雍等四州尤甚勒又
競取百姓禾時人謂之胡蝗虎濟自長壽津寇
陷梁國內史荀闓死之時劉琨與段匹磾期共
討勒匹磾推琨爲大都督軟血載書檄其兄遼
西公疾陸眷及叔父涉復辰弟末杯等俱集襄
國琨匹磾進屯固安以會衆軍勒使黎軍王續
齎金寶遺末杯以間之末杯既思有以報勒又
忻于厚賂乃說辰眷等曰以父兄而從子弟恥
也且幸而有功匹磾獨收之吾屬何有哉各引
兵還琨匹磾遂以勢弱不能獨留亦退如薊邵

續使兄子瀦攻勒渤海虜三千餘人八月劉聰
將趙固以洛陽歸晉恐勒襲之遣衆軍高少奉
書推崇勒請師討聰勒以大義讓之固深恚恨
與郭默攻掠河內汲郡九月勒殺京兆太守華
輯冬十月虎攻臨淮平原內史劉遐棄郡走遐
性果毅尤便弓馬開豁勇壯值天下亂遂爲塢
主每擊賊率壯士陷堅摧鋒莫比當時方之飛
羽邵續深器異之以女妻焉壁于河濟之間遐
妻驍果有父風遐爲虎所圍妻單將數騎拔遐
出于萬衆之中其後田防等欲爲亂遐妻止之
不從乃密起火燒營甲杖多盡
太興元年春正月遼西公疾陸眷卒其子幼叔
父載附眞自立爲單于夏四月乙酉西平地震
如雷段末杯殺載附眞（紀事本末作涉復辰）立忽跋隣爲
單于段匹磾自幽州攻末杯末杯幸衆迎擊匹
磾而敗走之匹磾奔還幽州太尉劉琨子羣爲
末波所執末波厚禮之許以琨爲幽州刺史共
結盟而襲匹磾密遣使齎羣書請琨爲內應爲

匹磾邏騎所得琨時屯故征北府小城不知也
因來見匹磾匹磾以羣書示琨曰意亦不疑公
是以白公爾琨曰與公同盟志奬王室仰憑威
力庶雪國家之恥若兒書密達亦終不以一子
之故負公而忘義也匹磾雅重琨初無害琨意
將聽還屯中弟叔軍好學有智謀爲匹磾所信
任謂匹磾曰吾胡夷爾所以能服晉人者畏吾
衆也今我骨肉構禍是其良圖之日若有奉琨
以起者吾族盡矣匹磾遂留琨被拘經月其所
署代郡太守辟閭嵩與琨所署鴈門太守王據
後將軍韓據左長史楊橋等連謀密作攻具欲
襲匹磾而韓據女爲匹磾兒妻聞其謀而告之
匹磾於是執王據辟閭嵩及其徒黨悉誅之會
王敦密使匹磾殺琨匹磾又懼衆反已遂稱有
詔收琨琨聞敦使至謂其子曰處仲使來而不
我告是殺我也死生有命但恨讐恥不雪無以
下見二親爾因欷歔不能自勝匹磾稱詔遂縊
殺之并殺其子侄四人琨將佐相繼降勒末杯

遣弟驎督擊匹磾於幽州匹磾率其部衆數千將奔邵續勒將石越要之于鹽山大敗之匹磾退保幽州越中流矢死勒爲之屏樂三月贈越平南將軍曹嶷據有青州五月叛漢歸晉又以建康懸遠勢援不接懼勒襲之復遣使通和于勒勒授嶷東州大將軍青州牧封琅邪公秋七月劉聰疾甚驛召勒爲大將軍錄尚書事受遺詔輔政勒固辭乃止尋又遣使持節署勒大將軍持節鉞都督侍中校尉幽冀二州牧公如故增封十郡勒辭不受八月劉聰死子粲嗣位治兵于上林將謀討勒大將軍靳準殺粲于平陽勒命張敬率騎五千爲前鋒討準勒統精銳五萬繼之進據襄陵北原羌羯降者四萬餘落準數挑戰勒堅壁以挫之是時冀徐青三州大蝗冬十月劉曜自長安屯于蒲阪復僭偽號署勒大司馬大將軍加九錫增封十郡并前十三郡進爵趙公勒召幽冀之衆十餘萬人造攻車飛梯進攻準於平陽小城晉遣騎萬五千曳柴揚

塵曀於山谷尋汾州向平陽內外擊之勒師敗績俄而平陽大戶周置等帥雜戶五一作六千降勒巴帥及諸羌羯降者十餘萬落勒皆徙之於所部郡縣十一月靳準使侍中卜泰送乘輿服御請和於勒勒與劉曜競有招懷之計乃囚泰送曜使知城內無歸曜之意以挫其軍勢曜潛與泰結盟使還平陽宣慰諸屠各勒疑泰與曜有謀欲斬泰以速降之諸將皆曰今斬卜泰準必不復降就令泰宣漢要盟于城中使相率誅

靳準準必懼而速降矣靳初未許久之乃從諸將議遣之十二月泰入平陽與準左右車騎將軍喬泰馬忠王騰衛將軍靳康等起兵殺準推尚書令靳明爲主因遣卜泰及卜玄奉傳國六璽降曜勒大怒遣令史羊升使平陽責明殺準之狀明怒斬升勒怒甚進軍攻明明出戰勒擊敗之枕尸二里明築城門堅守不復出戰是年晉彭城內史周撫殺沛國內史周默帥衆降勒勒檄虎率幽冀州兵會攻平陽靳明屢敗遣使

求救于漢劉曜遣征東將軍劉暢征北將軍劉
雅鎮北將軍劉策救之勒命舍師于蒲上明率
平陽士女萬五千人奔漢勒焚平陽宮室使裴
憲石會修復永光宣光二陵收漢主粲已下百
餘口葬之置戍而歸徙渾儀樂器于襄國時劉
曜西奔粟邑平陽已東地盡爲勒有勒於離石
縣荒廢處置永石郡又別置武鄉郡

春秋卷第十二

就李 項琳之
屠喬孫 同訂

後趙錄三

魏 散騎常侍 崔鴻 撰

石勒下

春秋卷第十三

趙王元年春二月勒遣左長史王修主簿劉茂
獻捷於漢劉曜遣兼司徒郭汜等持節署勒太
宰領大將軍進爵趙王增封七郡并前二十三
郡加殊禮出入警蹕冕十有二旒乘金根車駕
六馬如魏武輔漢故事夫人爲王后世子爲王
太子拜王修及劉茂皆爲將軍封列侯修舍人

曹平樂從修至粟邑因留仕漢言于曜曰大司
馬遣修等來外表至虔內覘大駕強弱俟其復
命將襲乘輿時漢兵寔殘弊懼修宣之大怒乃
追汜等還斬修於粟邑停太宰之授三月勒還
至襄國劉茂逃歸言修死狀勒大怒誅曹平樂
三族贈修太常又知追停太宰趙王之授怒甚
下令曰孤兄弟之奉劉氏一家作於人臣之道過
矣彼之基業皆孤所爲若微孤兄弟豈得南面
稱朕哉今既得志便欲相圖天不助惡使假手
勒準孤惟事君之體當資舜事瞽瞍之義故復
推崇今主修好如初何圖長惡不悛殺奉誠之
使帝王之起復何常耶趙王趙帝孤自取之名
號大小豈爾所節乎於是置太醫尚方御府諸
令命衆軍鼂讚成正陽門俄而門崩勒大怒斬
讚既怒刑倉卒尋亦悔之賜以棺服贈大鴻臚
夏四月晉太山太守徐龕自稱交州刺史寇掠
濟岱叛降于勒龍驤將軍陳川以浚儀降勒晉
平北將軍祖逖攻川於蓬關勒遣虎將兵五萬

救川戰于浚儀逖兵敗績退屯梁國勒又遣桃豹將兵至蓬關逖退屯淮南虎使揚武將軍左伏肅攻之徙川部衆五千戶于廣宗留豹守川故城勒增置宣文宣教崇儒崇訓十餘小學於襄國四門簡將佐豪右子弟百餘人以教之且備擊柝之衛置挈壺署鑄豐貨錢河西鮮卑日六延叛勒虎討之敗延于朔方斬首二萬級俘虜三萬餘人獲牛馬十餘萬孔萇攻幽州諸郡悉取之時段匹磾部衆饑散欲移保上谷魏平文帝代王諱鬱律勒兵將擊之匹磾棄妻子奔樂陵依邵續曹嶷遣使來聘獻其方物請以河爲斷勒許之秋九月平北將軍祖逖使督護陳超襲勒將桃豹超敗沒于陳冬十月征虜將軍虎與左長史張敬右長史張賓左司馬張屈六右司馬程遐及諸將佐百餘人勸勒稱尊號勒下書曰孤猥以寡德忝荷崇寵夙夜戰惶如臨深薄豈可假尊竊號取譏四方昔周文以三分之重猶服事殷朝小白居一匡之盛而尊崇周室況

國家道隆殷周孤德卑二伯哉其亟止斯議勿
復紛紜自今敢言刑茲無赦乃止勒又下書曰
今大亂之後律令煩滋其採集律令之要爲施
行條制於是命法曹令史貫志造辛亥制度五
千文施行十餘年乃用律令十一月勒文武將
佐等一百二十九人復上疏曰臣等聞有非常
之度必有非常之功有非常之功必有非常之
事是以三代陵遲五伯迭興靜難濟時績侔虞
古伏惟殿下天縱聖哲誕應符運鞭捷宇宙弼
成皇業普天幸土莫不來蘇嘉瑞徵祥日月相
繼物望去劉氏威慊於明公者十分而九矣今
山川夷靜星辰不孛夏海重譯天人係仰誠應
升御中壇卽皇帝位使攀附之徒蒙尺寸之潤
請稱大將軍大單于領冀州牧趙王依漢昭烈
在蜀魏王在鄴故事以河內魏郡汲郡頓丘平
原淸河鉅鹿常山中山長樂樂平十一郡幷前
趙國廣平陽平章武渤海河間上黨定襄范陽
漁陽武邑燕國樂陵十三郡合二十四郡戶二

十九萬爲趙國封內依舊改爲內史準禹貢復
冀州之境南至盟津西達龍門東至于河北至
于塞垣以大單于鎮撫百蠻罷并州司三州通
置部司以監之伏願欽若昊天垂副羣望也勒
西向而讓者五南向而讓者四百僚皆叩頭固
請勒乃許之戊寅僭即趙王位大赦境內殊死
已下均百姓田租之半賜孝弟力田免義之孤
帛各有差孤老鰥寡穀人二石大酺七日依春
秋列國漢初侯王每世稱元改稱趙王元年時
晉太興二年也始建社稷立宗廟營東西公署
從事中郎裴憲參軍傅暢杜嘏並領經學祭酒任播
理曹參軍上黨續咸及庾景爲律學祭酒任播
崔濬爲史學祭酒中壘將軍支雄游擊將軍王
陽並領門臣祭酒專明胡人辭訟以張離張良
劉羣劉謨等爲門生主書司典胡人出內重其
法禁不得陵侮衣冠華族號胡爲國人遣使循
行州郡勸課農桑朝會始用天子禮樂饗其羣
下衣冠儀物從容可觀矣加張賓大執法專總

朝政位寇僚首署虎爲單于元輔都督禁衛諸
軍事尋加驃騎將軍侍中開府賜爵中山公自
餘羣臣授位進爵各有差署前將軍李寒領司
兵勳教國子擊刺戰射之法命記室佐明楷程
機撰上黨國記大中大夫傅彪賈滿江軌撰大
將軍起居注參軍石泰石同石謙孔隆撰大單
于志羣臣議請論功勒下令曰自孤起軍十六
年于茲矣文武將士從孤征伐者莫不蒙犯矢
石備嘗艱苦其在葛陂之役厥功尤著宜爲賞
之所先若身見存爵封輕重隨功位爲差死事
之孤賞加一等庶足以慰答存亾申孤之心也
勒遣使乞和於魏請爲兄弟平文帝諱鬱律斬其
使以絕之是年塗中有大石二丈許自立勒命
斷之有魚羊之文於是字玄羊先是太康中有
山石似蹲狗之狀行者過輒咬之
趙王二年春正月勒下書禁國人不聽執一作報
嫂及在喪婚娶至於燒葬令如本俗段末杯攻
段匹磾破之匹磾謂平北將軍冀州刺史邵續

曰吾本夷狄以慕義破家君不恡久要請相與共擊末杯君之惠也續曰賴公威德續得效節今公有難豈敢不俱遂共擊末杯大破之匹磾與弟文鴦攻勒知續勢孤遣中山公虎將兵乘虛圍厭次孔萇攻續別營十一皆下之二月辛未虎至城下掠其居人續自出擊虎虎伏騎斷其後遂執續使降續呼兄子笁等謂曰吾志欲雪國恥以報所受不幸至此汝等努力自勉奉匹磾爲主勿有二心時尚書吏部郎劉徽聞

虎攻厭次言于元帝曰北方藩鎮皆沒惟餘邵續而已如使復爲石虎所制則孤義士之心阻歸本之路愚謂宜存救援帝將遣兵救之聞續陷沒而止匹磾自薊還未至厭次知續已沒衆懼而散復爲虎所遮文鴦以親兵數百力戰始得入城與續子緝兄子存笁等嬰城固守虎送續於襄國勒使徐光讓之曰國家應符撥亂入表宅心遣晉怖威遠冦揚越而續蟻封海阿跋扈王命以夷狄不足爲君耶何無上之甚也國

有常刑於汝甘乎續對曰晉末饑亂奔控無所
保合鄉宗族全老幼屬大王龍飛之始委命納
質精誠無感不蒙慈恕言還遺晉仍荷寵授擔
節盡忠實無二心且受彼厚榮而復二三其趣
者恐亦不容于明朝矣周文王生于東夷大禹
出于西羌帝王之興蓋惟天命所屬德之所招
當何常耶伏惟大王聖武自天道隆虞夏凡在
含生孰不延首神化耻恨隔皇風而況囚乎使囚
去眞即僞不得早叩天門者大王負囚囚不負
大王也羣鼓之刑囚之恒分天實爲之謂之何
哉勒曰其言慨至孤愧之多矣夫忠於其君者
乃吾之所求也命張賓延之于館厚撫之尋以
爲從事中郎因下令自今剋敵獲俊必生致之
無得擅殺冀獲如續之流續既爲勒所執身灌
園鬻菜以供衣食勒屢遣察之歎曰此眞高人
矣不如是安足貴乎嘉其清苦數賜穀帛每臨
朝嗟慨以厲羣臣三月趙將尹安宋始宋恕趙
慎四軍並據洛陽各相疑阻莫有固志司州刺

史李矩　川太守郭默各遣千騎至洛以鎮之
安等乃　放降于勒勒遣石生率騎五千赴
之矩默軍比　安等復叛勒遣使乞降於默默
又帥步騎五千入洛陽石生以四將相謀不能
自安乃虜宋始　軍渡河而北河南之民相率
歸于李矩勒親帥大衆襲矩矩假爲榮陽太守
招懷離散遠近多附之乃遣老弱入山令所在
牛馬散野因設伏以待之勒軍士爭取牛馬伏
發齊呼聲動山谷勒衆大敗失首虜甚衆勒乃

還夏五月晉徐州刺史蔡豹敗徐龕于檀丘龕
帥衆叛勒復降于晉勒大怒命張敬據守要害
時大雨霖中山常山尤甚滹沱汎溢衝山陷谷
巨松摧拔浮于滹淹東至渤海原隰之間皆如
山積六月孔萇攻陷匹磾十餘營萇恃勝而不
設備文鴦夜擊之大敗而歸秋七月祖逖將韓
潛與勒將桃豹分據陳川故城豹居四臺潛居
東臺豹由西門潛由東門出入相守四旬逖以
布囊盛土如米狀使千餘人運以上臺又令數

人擔米僞爲疲極而息于道豹兵逐之皆棄擔而走豹兵久饑得米以爲逖士衆豐飽益懼無復膽氣勒將劉夜堂以驢千頭運糧饋豹逖遣韓潛及別將馮鐵衛策等邀擊于汴水盡獲之豹宵遁屯東燕城逖使潛進屯封丘以逼之馮鐵據二臺逖鎮雍丘數遣兵要截勒兵勒屯戍漸蹙候騎常獲濮陽人逖厚待遣歸咸感逖恩德率鄉里五百家降逖勒又遣精騎萬人拒逖爲逖所破勒鎮戍歸逖者甚多逖將平中原善于撫綏自河以南多叛勒歸逖勒患之不敢窺兵河南乃下書曰祖逖屢爲邊患逖北州士民望也倘有首丘之思其下幽州成皐縣使修逖祖父墓置守冢二家冀逖如趙他感恩輙其邊寇逖聞之甚悅勒因與逖書求通使及互市逖不報書而聽其互市收利十倍逖牙門將童建殺新蔡內史周密降勒勒斬之送首于逖曰天下之惡一也叛臣逃吏吾之深仇將軍之惡猶吾惡也逖深德之遣參軍王愉使勒贈以方物

修結和好勒厚賓其使遣左常侍董樹報聘以
馬百疋金五十斤答之自是勒之叛歸逖者遞
皆不納禁諸將不得侵暴勒民宛豫之間稍得
休息八月常山崩陷千餘家勒始制軒轅之樂
八佾之舞作金根大輅黃屋左纛天子車旗自
是禮樂備矣九月勒使中山公虎率步騎四萬
討徐龕龕遣長史劉霄詣勒乞降送妻子爲質
納之冬十月徐州刺史蔡豹屯於譙城虎進攻
豹豹夜遁退守下邳爲徐龕所敗虎引軍城封
丘而還徙朝臣掾屬以上士族者三百戶於襄
國崇仁里置公族大夫以領之勒宮殿及諸門
始就制法令甚嚴諱胡尤峻胡物皆改名如胡
餅曰麻餅胡綏曰香綏胡豆曰國豆初有門戶
之禁有醉胡乘馬突入府門勒大怒責宮門小
執法馮翥曰夫人君爲令將使下之無犯吾尚
望威行天下況于宮闕之間乎向走馬入門爲
是何人而不彈白故縱之耶翥見問惶遽誤對
怠諱對曰向有醉胡乘馬馳入即已呵禁而不

可與語所謂胡人難與言非小吏所能制勒笑曰胡人正自難與言恕而不罪十一月中山公虎擊託候部掘咄哪於岍北大破之俘獲牛馬二十餘萬勒清定五品以張賓領選後更定九品署張班爲左執法郎孟卓爲右執法郎典定士族副選舉之任命公卿及州郡歲各舉秀才至孝廉清潔賢良直言武勇之士各一人置署都部從事各一部一州秩二千石職準丞相司直

趙王三年春正月勒下令曰去年水出巨材所在山積將皇天欲孤繕修宮宇也其擬洛陽之太極起建德殿遣從事中郎任汪帥使工匠五千採木以供之二月黎陽人陳武妻一産三男一女武攜其妻子詣襄國上書自陳勒下令曰昔周之興也四乳八子今武妻一乳四子可爲慶過姬祥美比曩日二儀諧暢和氣所致其賜乳婢一口穀一百石雜綵四十匹庶以肅迎嘉祥三月中山公虎攻撫軍將軍幽州刺史段匹

磾於厭次孔萇攻拔匹磾部內諸城匹磾召弟
文鴦還厭次虎先縱騎抄掠城左右文鴦登城
臨見不勝其忿欲出擊之言于匹磾曰我以勇
聞故爲民所倚仗今見民被掠而不救是怯也
民失所望誰復爲我致死乎遂帥壯士數千騎
出戰殺傷甚衆馬乏伏不能起虎呼之曰大兄
與我俱是夷狄久欲與兄同爲一家今天不違
願於此得相見何爲復戰請釋杖鴦罵曰汝爲
惡賊當死日久吾兄不用吾策故令汝得至此
我寧鬬死不爲汝屈遂下馬苦戰槊折執刀力
戰不已自辰至申勒兵四面解馬羅披自鄣前
捉鴦鴦力竭聽殺數人而後被執城內奪氣匹
磾欲單騎歸朝邵續之弟樂安內史洎勒兵不
聽洎復欲執臺使王英送于虎匹磾正色責之
復欲執天子使者我雖夷狄所未聞也因謂英
曰匹磾世受重恩不忝忠孝今日事逼欲歸罪
朝廷而見逼迫忠款不遂若得假息未死之日

心不忘本遂渡河南既而勢窮洎及兄子緝竺等輿櫬出降匹磾朝服持節賓從出見虎曰我受晉恩志在滅汝不幸喪國因以至此既不能死又不能爲汝敬也勒及虎素與匹磾結爲兄弟虎即起拜之送之襄國勒署匹磾爲寇軍將軍文鴦爲左中郎將衛雄爲右中郎將皆金童紫綬散諸流民三萬餘戶復其本業置守宰以撫之於是冀幷幽州遼西巴西諸屯結皆陷于勒匹磾不爲勒禮常著朝服著晉寇持晉節夕之與文鴦邵續等謀于國中推爲盟主事露被殺文鴦邵續亦遇鴆死秋七月從事中郎劉奧坐營建德殿幷木斜縮斬于殿中尋悔之贈太常建德校尉王和掘得員石銘曰律權石重四鈞同律度量衡有新氏造議者未詳或以爲瑞斗中有大錢三十文曰一當百百當千千當萬鼎銘十三字篆書不可曉藏之于末豐倉因此

令公私行錢而人情不樂乃出公絹市錢限中絹疋一千二百下絹八百然百姓私買中絹四千下絹二千巧利者賤買私錢貴賣于官坐死者十數人而錢終不行勒徙洛陽銅馬翁仲二於襄國列之永豐門冬十月勒悉召武鄉耆舊以武鄉北之豐沛萬世之後冤靈當歸之其復之三世十一月勒以百姓始復業資儲未豐於是重制禁釀郊祀宗廟皆用醴酒行之數年無復釀者尋署虎爲車騎將軍幸騎三萬討鄴卑鬱粥於離石俘獲男女及牛馬十餘萬鬱粥奔烏丸悉降其衆城

趙王四年春二月勒世子興攻立子弘爲世子署爲領中領軍遣中山公虎統中外精卒四萬擊徐龕龕堅守不戰虎築室返耕列長圍守之夏四月晉鎮北將軍劉隗降勒拜鎮南將軍封爲列侯是時祖逖其弟約代兄領豫州鎮譙以術士戴洋爲中典軍庾辰禺中時忽有大

風起自東南折木洋謂約曰十月必有賊到譙城東至歷陽當嚴守以備之六月大旱秋七月虎攻陷太山執守將徐龕送之于襄國勒盛之以囊於百尺樓自上撮殺之坑其降卒三千人晉兗州刺史郗鑒爲虎所逼懼自鄒山退屯下邳（一作合肥）八月琅邪內史（一作太守）孫默以郡叛降于勒冬十月三日勒遣別將寇河南騎兵至譙城東戴洋言於祖約曰賊必向城父可遣騎水南追之步軍于水北斷其要路賊必自敗約意不從乃掠城父婦女輜重而還約將魯延請追之洋曰不可約又不聽使兄子智與延追之勒將僞棄婦女輜重走智與延等爭物復還掩擊智延僅以身免士卒皆死遂陷城父約不能禦退屯壽春勒將轉寇陳留拔之徐兗間壘壁多送任請降皆就拜守宰先是清河張披爲程遐長史遐甚委昵之張賓舉爲別駕引參政事遐疾披去已又惡賓之權盛勒世子弘卽遐之甥也自以有援欲收威重於朝乃使弘之母譖之曰

張披與張賓爲遊俠門客百餘乘物望皆歸之非社稷之計也宜除披以便國家勒以爲然至是急召披不時至因此殺之賓知遐之間已遂弗敢請十二月濮陽景侯張賓卒勒哭之慟乃以程遐爲右長史總執朝政自是朝臣莫不震懼赴于程氏矣勒征虜將軍石他敗王師於鄴西執將軍衛榮而歸境內大疫死者十有二三乃罷徽文殿作遣將軍王陽屯於豫州有鬬關之志於是兵難日尋梁鄭之間騷然震動是年

魏平文帝崩烈帝立諱賀傉未親政事太后臨朝遣使與勒通和時人謂之女國使

趙王五年春三月勒寇彭城下邳徐州刺史卞敦與征北將軍王邃退保盱眙夏四月勒遣使結好於慕容廆廆執送建康五月大旱佛圖澄於石井崗掘得死龍長尺餘漬之以水良久乃蘇既而呪之祭之以酒龍騰空而上須臾天遂晦暝雨乃大降因名龍崗秋八月勒遣中山公虎統中外步卒一作騎四萬擊安東將軍青州刺

史曹嶷嶷議欲徙海中保根余山會疾疫甚計未及就虎進圍廣固東萊太守劉巴長廣太守呂披皆以郡降虎以石他爲征東將軍擊羌胡於河西左軍將軍石挺濟師于廣固嶷遂出降送於襄國殺之虎欲盡殺嶷衆青州刺史劉徵曰今留徵使牧民也無民焉牧徵將歸爾乃坑其衆三萬留男女七百口配徵使鎮廣固青州諸郡縣壘壁盡陷勒司州刺史石生遣騎攻揚武將軍郭誦於陽翟誦多計畧輒設伏以破生騎虜掠無所得生怒及乃自率四千餘騎暴掠諸縣因攻誦壘接戰須臾退軍堺坂誦率勁勇五百追生及於磐脂故亭生復大敗進寇襄城俘獲千餘而還冬十一月勒以桑軍樊坦清貪擢授章武內史

趙王六年春正月勒將兵都尉石瞻寇下邳敗晉將軍劉長遂寇蘭陵攻彭城內史劉續續敗遁走東莞太守竺珍東海太守蕭誕以郡降勒二月朔勒親臨大小學考諸學生經義尤高者

賞帛有差勒手不能書目不識字然雅好文學雖在軍旅之中常令儒生誦讀春秋史漢諸傳而聽之皆解其意每以已意論古帝王善惡朝賢儒士聽者莫不歸美嘗使人讀漢書聞酈食其勸立六國後大驚曰此法當失何以遂得天下及聞留侯諫乃曰賴有此爾其天資英達如此勒徵徐揚州兵會將兵都尉石贍于下邳因寇兗州兗州刺史劉遐懼自下邳退保泗口石生攻趙河南太守尹平于新安斬之陷壘壁十餘掠五千餘戶而歸自是劉石禍結兵戈日交河東弘農間民不聊生矣夏四月以右常侍霍皓爲勸課大夫與典農使者朱表典勸都尉陸充等循行州郡核定戶籍勸課農桑農桑最修者賜爵五大夫使石生自延壽關出寇許潁俘獲萬餘降者二萬生遂進陷康城復攻揚武將軍郭誦於陽翟誦與戰生大敗死者千餘生收散卒退守康城勒汲郡內史石聰聞生敗馳救之進攻潁川太守郭默俘獲男女二千餘人攻

陷司州刺史李矩勒又遣別將石良帥精騎五千掩襲矩營矩遊戰不利執矩外甥郭誦之弟直諱矩如牛肉何不歸命復遣誦麈尾馬鞭以示愍懃因與誦書曰竇禮貴弟相同斷金往物爲信矩以示誦誦曰昔王陵之母在賊猶不改意弟當何論不答冬十月石生屯據洛陽豫州刺史祖約退保壽春趙王七年春正月勒數出遊獵每亟馳騁將狩於近郊主簿程琅諫曰劉馬刺客雜布如雲（一作林）變起倉卒帝王亦一夫之敵爾孫策之禍可不慮乎枯木朽株盡能爲害馳騁之弊今古戒之勒勃然曰吾幹力自可足能裁量但知卿文書事不須白此輩也馳逐自若是日逐獸草間有木馬誤觸之即死勒亦幾殆體小不穩還宮歎曰程琅忠臣也不用其言以至于此吾之不善追之何及乃賜琅朝服錦絹爵關內侯於是朝臣謁見忠言競進矣二月勒加宇文乞得歸

官爵使之擊慕容廆乞得歸爲燕所敗棄軍走
三月北羌王盆句除附于劉曜勒將石他自雁
門出上郡襲之俘斬三千餘落獲牛馬羊百餘
萬而歸晉都尉魯潛以許昌叛降於勒夏四月
勒將兵都尉石贍一作石良寇晉兗州刺史檀斌於
鄒山斌力戰死勒西夷中郎將王騰襲殺并州
刺史崔琨上黨內史王眷據并州叛降劉曜五
月石生屯洛陽寇掠河南司州刺史李矩潁川
太守郭默軍數敗又乏食乃遣使附於趙劉曜

遣將劉岳帥衆萬五千東會矩默共攻生克孟
津石梁二戍俘斬五千餘級進圍生于金城虎
帥步騎四萬入自成皐闕與岳戰于洛西岳兵
敗績身中流矢退保石梁虎作塹柵環圍之遏
絕內外岳衆饑甚殺馬食之虎又擊斬其鎮東
呼延謨曜自將兵救岳虎帥騎三萬逆戰曜前
軍劉黑擊破虎部將石聰于八特阪六月虎拔
石梁執岳及其將佐八十餘人氐羌三千餘人
皆送襄國坑其士卒九千餘人擊斬王騰於并

州坑其士卒七千餘人郭默復爲石聰所敗棄
妻子南奔建康李矩以劉岳之敗大懼所領將
士有陰欲歸勒者矩知衆之去已乃率衆自榮
陽遁歸矩長史崔宣率衆二千降勒於是盡有
司兗豫三州之地青徐濱淮諸郡縣皆來降附
勒既平朔方遂置朔州命徙洛陽晉影於襄國
列之單于庭銘佐命功臣三十九人於石虎置
于建德前殿立桑梓苑於襄國
辺王八年春三月勒夜微行檢察營衛齎繒帛
金銀以賂門者求出永昌門門候王假欲收捕
之從者至乃止旦召假以爲振忠都尉爵關內
侯夏四月石生攻汝南汝南人執內史祖濟以
郡叛降退記室參軍徐光爲牙門尋并其妻子
幽之於獄語在光傳冬十月勒既將營鄴宮又
欲以世子弘爲鎮密與右長史程遐謀配禁兵
萬人車騎所統五十四營悉配之以驍騎將軍
領門臣祭酒王陽專統六夷以輔之中山公虎
自以勳效之重仗鄴爲基雅無去意乃修構三

臺遷其家室由是深恨遐遣左右數十人夜入
遐室奸其妻女掠衣物而去十一月石聰攻壽
春祖約屢表請救朝廷不爲出兵聰進寇邊邑
阜陵殺掠五千餘人京師大震加司徒王導大
司馬假黃鉞都督中外征討諸軍事以禦之軍
於江寧歷陽內史蘇峻遣其將韓晃擊聰走之
十二月晉濟嶷太守劉闡將軍張闓等叛殺下
邳內史夏侯嘉以下邳降勒石瞻攻河南太守
王羨於邾城拔之晉彭城內史劉續復據蘭陵
石城石瞻（瞻一作瞻）攻陷之勒令州郡有墳發掘不
掩覆者推勘之骸骨暴露者縣爲備棺衾之具
以牙門將王波爲記室參軍典定九流始立秀
孝試經之制

趙王九年春二月中山公虎率騎五千侵魏燔
帝（諱紇那）禦之於句注陘北魏兵敗績徙都大寧
以避之是歲勒復擊破趙兵涼州牧張駿聞之
乃去趙官爵復從晉制

太和元年春二月荏平（勒別傳作莊平）令師懽獲黑兎

獻之於勒勒下令曰案記應白兎爲瑞此黑兎何祥外檢舊典程遐等以爲黑兎見水德之祥往公孫臣以爲漢家土行當有黃龍爲瑞後黃龍見于成紀遂從土德今大趙龍飛革命之祥於晉以水承金夫兎陰精之獸玄爲水色黑色見以表應行以推之此示殿下宜速副天人之望也於是以晉咸和三年改元太和大赦境內殊死已下夏四月石堪攻宛南陽太守王國以郡降堪進攻祖約於壽春屯師淮上晉南陽都尉董幼叛率襄陽之衆降堪祖約諸將佐皆遣使附勒約將潁川陳光起兵攻約約左右閻禿貌類約光謂爲約而擒之約踰垣免光遂奔勒堪與石聰引兵濟淮攻壽春秋七月約衆潰奔歷陽壽春百姓陷于堪者二萬餘戶中山公虎帥衆四萬自軹關西入擊趙河東應之者五十餘縣進攻蒲阪劉曜遣河間王劉述發氐羌之衆屯秦州以備張駿楊難敵自將中外精銳水陸俱進以救蒲阪自衛關北濟虎懼引退曜追

擊之八月戰于高候虎敗石瞻丸之枕尸二百餘里失其資仗不可勝計虎奔朝那（一作朝歌）曜濟自大陽圍石生於金墉決千金堨以灌之分遣諸將攻汲郡河內勒榮陽太守尹矩野王太守張進等皆降于曜襄國大震冬十一月勒欲自將救洛陽左右長史司馬郭敖程遐等固諫曰劉曜乘勝雄盛難與爭鋒金墉糧豐攻之未可卒拔曜懸軍千里勢不支久不可親動動無萬全大業去矣勒大怒按劍叱遐等出乃赦徐光召而問之曰劉曜乘高候之勢圍守洛陽庸人之情皆謂其鋒不可當然曜帶甲十萬攻一城而百日不克師老卒怠以我初銳擊之可一戰而擒也若洛陽不守曜必送死冀州自河已北席卷南向吾事去矣程遐等不欲我行卿以爲何如光曰曜乘高候之勢不能進臨襄國更守金墉此其無能爲可知也懸軍三時攻戰之利今以大王威畧鸞旗親駕彼必望旌奔敗平定天下在今一舉此之機會所謂天授授而弗

應禍之攸集勒笑曰光言是也以問佛圖澄澄
言於勒曰昨輪鈴音云秀支替戾岡僕谷劬禿
當此羯語也秀支軍也替戾岡出也僕谷劉曜
胡位也劬禿富捉也言軍出捉曜也又令童子
潔齊七日取麻油合臙脂自研于掌中舉手示
童子粲然有輝童子驚曰有軍馬甚衆見一人
長大白皙以朱絲縛其肘澄曰此卽曜也大軍
若出必擒劉曜勒甚悅乃使內外戒嚴有諫者
斬留世子弘與澄共鎮襄國命石堪石聰及豫
州刺史桃豹等各統見衆會滎陽使石虎進據
石門以右衛將軍石邃都督中軍事時石生爲
衛將軍領三千人鎮洛金墉城曜攻之不能下
不覺勒軍卒至天時曉復來攻城勒自統中軍步
騎四萬直趣金墉濟自大堨先是流澌風猛軍
至而冰泮清和濟畢流澌大至勒以爲神靈之
助命曰靈昌津勒顧謂徐光曰曜盛兵成皐關
上計也阻洛水其次也坐守洛陽此成擒爾十
二月乙亥諸軍集于成皐步卒六萬騎二萬七

于勒見曜無守軍大喜舉手指天又自指額曰天也卷甲銜枚詭道無行出于輦訾之間曜陳軍十餘萬于洛西南北十餘里勒望見益喜謂左右曰可以賀我矣乃統步騎入自宣陽門升故太極前殿已卯虎引步卒三萬自城北而西攻其中軍石堪石聰等各以精騎八千自城西而北擊其前鋒大戰于西陽門勒躬貫甲冑出自閶闔門夾擊之曜軍大潰石堪執曜送之以狗于軍斬首五萬餘級枕尸于金谷獲名馬二百疋赤劒金銀步弓鞬三十具勒下令曰所欲擒者一人爾今已獲之其勑將士抑鋒止銳縱其歸命之路乙酉勒乃旋師使右衛將軍石邃等帥騎衛曜而北晉冠軍將軍趙鳳遣將軍甘留討祖約于歷陽約舉兵逆戰敗以左右百餘人奔降于勒其將牽騰帥衆降于蘇峻勒使王波讓約曰卿逆極勢窮方來歸命吾朝豈逋逃之藪耶云有靦面目也示之以前後檄書乃赦之

太和二年春正月具禮樂朝羣后侍郎邵恭執麾不降常侍畦洪執又不彈皆下理官二月壬寅劉曜太子熙聞曜被擒大懼帥百官去長安奔于上邽勒遣中山公虎討之將軍蔣英辛恕擁衆數十萬據長安遣使降勒勒遣石生帥洛陽之衆赴之勒巡行冀州諸郡引見高年孝弟力田文學之士班賜穀帛有差令遠近牧守宣告屬城諸所欲言靡有隱諱使知區區之朝虛渴讜言也秋八月曜南陽王劉胤率衆數萬自上邽趣長安隴東諸郡夷夏皆起兵應之胤軍于仲橋石生嬰城自守虎帥騎二萬救之九月虎大破胤兵于義渠胤奔還上邽虎乘勝追擊枕尸千里上邽潰執太子熙南陽王胤及王公卿校以下三千餘人皆殺之徙其臺省文武關東流民秦雍大族九千餘人于襄國遂屠上邽盡滅劉氏又坑五郡各五千餘人于洛陽遣主簿趙封送傳國璽金璽太子玉璽各一於勒進攻集木且羌于河西剋之俘獲數萬秦隴悉平

遂置永石郡于河西國虎又攻氐帥蒲洪羌酋姚弋仲俱降之虎表洪監六夷諸軍事弋仲爲六夷左都督徙氐羌十五萬落于司冀二州是年勒遣使求和於魏烈帝諱翳槐遣弟昭成帝諱什翼犍如襄國從者五千餘家

建平元年春二月勒羣臣議以勒功業既隆祥符益萃宜時革徽號以答乾坤之望於是虎等奉皇帝璽綬上尊號勒不許羣臣固請乃許之遂以晉咸和五年僭號大趙天王行皇帝事尊祖邵曰宣王父周曰元王立妻劉氏爲王后世子弘爲太子署子宏爲持節散騎常侍都督中外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大單于封秦王斌爲左衛將軍封太原王小子恢爲輔國將軍封南陽王中山公虎爲太尉守尚書令中山王養子石生封河東王石堪封彭城王虎子遂爲冀州刺史封齊王加散騎常侍武衛將軍宣爲左將軍挺爲侍中封梁王署左長史郭敖爲尚書左僕射右長史程遐爲右僕射領吏部尚書左司馬

夔安右司馬郭殷從事中郎李鳳前郎中令裴
憲皆爲尚書共參軍事徐光爲中書令領秘書
監論功封爵開國郡公文武二十一人侯二十
四人縣公二十六人侯二十二人其餘文武封
拜各有差侍中任潘等參議以趙承金爲水德
旗幟尚玄牲牡尚白子社丑臘勒從之勒下書
曰自今有疑難大事八座及委丞郎齊詣東堂
詮詳平決其有軍國要務須啓者有令僕尚書
隨局入陳勿避寒暑昏夜也勒以祖約不忠於
本朝薄其爲人不見者久之右僕射程遐言于
勒曰天下初定當顯明順道故漢高祖斬丁公
赦季布也大王自起兵以來見忠于事君者無
不褒擢背叛不臣者無不誅夷此天下所以歸
伏盛德也今祖約猶存臣竊惑之且約大引賓
客又占奪先人鄉里田地地主多怒安西將軍
姚弋仲亦以爲言勒從之乃詐約曰祖侯遠來
未得歡喜可集子弟一時俱會至日勒辭之以
疾令遐請約及其宗室約知禍及大飲致醉既

至於市抱其外孫而泣遂誅之并殺其親屬中外百餘人婦女妓妾班賜諸臣夏五月勒將劉徵帥衆數千浮海抄東南諸縣殺南沙都尉許儒進攻海虞秋八月羣臣又固請以名位不正宜即尊號九月勒僭即皇帝位大赦境内殊死已下改元建平自襄國都臨漳追尊高祖曰順皇曾祖曰威皇祖曰宣皇父曰世宗元皇帝母曰元昭皇太后立妻劉氏爲皇后太子弘爲皇太子自餘文武封進各有差又定昭儀夫人位視上公貴嬪貴人視列侯員各一人三英九華頭尖長三尺六寸銘曰建平隸書勒遣荆州監軍郭敬與南蠻校尉董幼寇襄陽晉南中郎將周撫不能自固率所領退歸武昌襄陽遂陷中州流民悉降于勒平北將軍魏該弟遐等率其部衆自石城降敬敬遂毀襄陽徙其百姓於沔北樊城以戍之署敬爲荆州刺史秦州牧休屠

王羌叛勒刺史臨深遣司馬晉光帥州軍討之爲羌所敗隴右大擾氏羌悉叛勒遣河東王生進據隴城王羌兄子擢與羌有仇生乃賂擢與猗擊之羌敗奔涼州徙秦州夷豪五千餘戶于雍州勒下書曰自今諸有處法悉依科令吾所忿戮怒發中旨者若德位已高不宜行一訓作罰或服勤允事之孤邂逅罹譴門下皆各列奏之吾當思擇而行也堂陽人陳猪妻一産三男賜其衣帛廩食乳婢一口復三歲勿事時高句驪

肅愼致其楛矢宇文屋孤盆獻名馬涼州收張駿遣長史馬詵奉圖送款入貢稱臣高昌于寘鄯善大宛遣使各獻方物晉荊州牧陶侃遣兼長史王敷來聘致江南之珍寶奇獸秦州送白虎白鹿荊州送白雉白兎濟陰木連理甘露降苑鄉勒以休瑞竝辭遐方慕義赦三歲一作四歲刑已下均百姓去年逋調特赦涼州殊死已下涼州計吏皆拜郎中賜絹十疋綿十斤

建平二年春正月癸巳劉徵復寇婁縣掠武進

乙未司徒郄鑒擊却之勒南郊有白氣自壇屬天勒大悅還宮赦四歲刑遣使封張駿武威郡公食涼州諸郡勒親耕籍田還宮赦五歲刑賜公卿以下金帛有差三月壬戌朔日有食之勒以日蝕避正殿三日令羣公卿士各上封事禁州郡諸祠堂非正典者皆除之其能興雲致雨有益百姓者郡縣更立祠堂殖嘉樹準獄瀆已下爲差等勒如鄴擬營新宮廷尉續咸上書切諫曰臣聞唐虞之治采椽茅茨土階三尺彰美于詩書漢文惜百金不營露臺稱之于千古迨夏商之瓊臺瑤陛楚之章華秦之阿房資財內竭華夷外叛勒大怒曰不斬此老臣朕宮何由得成也勑御史收之中書令徐光進曰陛下天資聰睿超邁唐虞而更不欲聞忠臣之言豈夏癸商辛之君耶咸言可用用之不可用亦當容之柰何一旦以直言斬列卿乎勒嘆曰爲人君不得自專如是豈不識此言之忠乎向戲之爾匹夫家資滿百匹尚欲市別宅況有天下之富

萬乘之尊乎此宮終當繕之且勑停作以伸吾直臣之義也因賜咸綃百匹稻百斛又下書令公卿百寮咸荐賢良方正直言秀異至孝廉清各一人對策上第者拜議郎中第中郎下第郎中仍令舉人得遍相荐引廣招賢之路起明堂辟雍靈臺於襄國城西秋七月大雨霖中山西北暴水流漂巨木百餘萬根集于堂陽勒大悅謂公卿曰諸卿知不此非爲災也天意欲吾營鄴都爾於是令少府任汪都水使者張漸等監營鄴宮勒親授規模時蜀梓潼建平漢固三郡巴蠻來降勒以成周土中漢晉舊京復欲有移都之意乃命洛陽爲南都置行臺治書侍御史於洛陽以太尉中山王虎爲大司馬程遐爲開府儀同

建平三年春正月勒饗高句驪宇文屋孤使因大會羣臣於建德前殿洒酣謂中書令徐光曰朕可方自古開基何等主也對曰陛下神武謀畧過于漢高雄[illegible]超絕魏祖自三五已來

無可比者其軒轅之亞乎勒笑曰人豈不自知卿言太過朕若遇漢高祖當北面事之與韓彭競鞭而爭先爾若遇光武當並驅中原未知鹿死誰手大丈夫行事當礌礌落落如日月皎然終不能如曹孟德司馬仲達欺人一作他孤兒寡婦狐媚以取天下也朕當在二劉之間爾軒轅豈所擬乎羣臣皆頓首稱萬歲三月晉西中郎將趙胤司徒中郎匡術攻剋馬頭塢彭城王堪遣將軍韓雍救之至則無及遂寇南沙及海虞俘獲五千餘人初郭敬之退據樊城也晉師復戍襄陽夏四月敬又攻陷之留戍而歸勒時斷寒食忽暴風大雨雷震建德殿端門襄國市西門倒殺五人雹起西河介山大者如彈丸平地水深三尺洿下丈餘行人禽獸死者萬數歷太原樂平武鄉趙郡廣平鉅鹿千餘里樹木摧折禾稼蕩然勒大驚正服于東堂問徐光曰歷代已來有斯災幾也光對曰周漢魏晉皆有之雖天地之常事然明主未始不爲一變所以敬天

之怒也俗以介子推五月五日燒死世人爲其忌故不舉餉食非也去年不禁寒食且介子推帝鄉之神也歷代所尊或者以爲未宜替也一人吁嗟王道尚爲之虧況羣神怨憾而不怒乎天下同爾介山左右晉文之所封也宜任百姓奉之勒乃下書曰寒食既并州之舊風朕生其俗不能異也前者外議以子推諸侯之臣王者不應爲祀（一作忌字）故從其議儻或由之而致斯災乎子推雖朕鄉之神非法食者亦不得亂也尚書其速檢舊典定議以聞有司奏以子推歷代攸尊請普復寒食更爲植嘉樹立祠堂給戶奉祀黃門郎韋謏駁曰按春秋藏冰失道陰氣發洩爲雹自子推已前雹者復何所致也此是陰陽乖錯所爲爾且子推賢者曷爲暴虐如此求之冥趣必不其然今雖爲冰室懼所藏固陰互寒之地多皆川池之側氣洩爲雹也以子推忠賢令緜介之間奉之爲允於天下則不通矣勒從之於是遷冰室

於重陰凝寒之所并州復寒食如初勒令太子弘省可尚書奏事使中常侍嚴震參決一作綜可否惟征伐刑斷大事乃呈之自是震威權之重侔于主相中山王虎之門可設雀羅虎愈快快不悅秋七月勒荆州刺史郭敬南掠江西晉太尉陶侃遣其子平西參軍斌入南中郎將桓宣乘虛攻拔樊城悉俘其衆敬旋師救樊宣追戰於涅水敬軍敗績宣亦死傷大半盡收所掠而去侃復遣兄子南陽太守臻竟陵太守李陽共攻新野拔之敬懼遁走遂平襄陽侃因留宣戍之勒如鄴臨虎弟謂之曰功力不可並與待宮殿成後當爲王起第勿以卑小悒悒也虎免冠拜謝勒曰與王共有天下何所謝也勒爲虎名故改稱曰虎幡爲天鹿幡

建平四年春正月勒遣使致帛修好於晉晉下詔焚之夏四月天靜無風而塔上一鈴獨鳴佛圖澄嘆曰鈴音云國有大喪不出今年矣五月有流星大如象尾足似蛇形自北極西南流五

十餘丈光明燭地墜於河聲聞九百餘里黑龍見鄴井中勒親往觀之有喜色朝羣臣於鄴命郡國立學官每郡置博士祭酒二人弟子百五十人三考修成顯升台府於是擢拜太學生五人爲佐著作郎錄述時事六月大旱勒親臨廷尉錄囚徒五歲刑已下皆輕決遣之重者賜酒食聽沐浴一須秋論還未及宮澍雨大降時淳觚白羌婦產一卵大如盂剖之有虫如巨蟻二足立行雍州刺史石生上言西鄉行屍蛇與鼠鬬于安定府閒二日蛇死臨涇馬生角長安城中鷄鳴音皆曰基慈安定廳事前後有天神降聞誦書聲一作諷詠經音求之不得七日乃止時有傳者並皆訛廢隕石于肥鄉縣令韓强在長城縣西山巖谷闕中得玄璽一枚方四寸厚二寸獻之中山王虎以爲縣瑞秋七月勒如灃水宮因寢疾而還召中山王虎與太子弘中常侍嚴震等侍疾禁中虎矯命絕弘震及內外羣臣親戚皆不得入疾之增損莫有知者時秦王宏彭城

王堪將兵在外又矯詔召還襄國勒疾小瘳見
宏驚曰秦王何故來耶吾使王處藩鎮正備今
日有召王者耶將自來也有召者當挍誅之虎
大懼曰秦王思慕暫歸爾今即遣之仍留不遣
數日復問之虎曰奉詔即遣今已半道矣更諭
宏在外遂不遣之廣阿有蝗虎密遣其子冀州
刺史遂率騎三千遊于蝗所俄而黃霧四塞人
不相見炎惑入鼎星隕于鄴大如象尾東北六
十里初赤黑黃雲如幕長數十丈交錯聲如雷
震墜地氣熱如火塵起連天良久時有耕者往
視之土猶燃沸見有一大石方尺餘青色而且
輕擊之其音如磬戊辰勒疾轉篤遺令三日而
葬內外百寮既葬除服無禁婚娶祭祀飲酒食
肉征鎮牧守不得輒離所司以奔喪斂以時服
載以常車無藏金寶無內嬖玩大雅申幼恐非
能搆荷朕志中山已下其各司所典無違朕命
大雅與斌宜善相保司馬氏汝曹之殷鑒其務
於敦睦也中山王宜深三思周霍勿爲將來口

實遂以是日死時年六十在位十五年勒死夜瘞山谷莫知其所巳卯使大臣子弟六十人爲挽歌郎引錦一疋備文物儀衛虛葬於高平陵僞諡明皇帝廟號高祖先是建平二年十一月熒惑守胃昴至今年七月積六百餘日昴趙之分野至是勒死熒惑遂退

春秋卷第十三

魏 散騎常侍 崔鴻 撰

項琳之 就李
屠喬孫 同訂

石弘

石弘字大雅勒之第二子也幼有孝行以恭謹自守受經於杜嘏諷律於續咸勒曰今世非承平不可專以文業教也於是使劉徵任播授以兵書王陽教之擊刺立爲世子領中領軍尋署衛將軍使領開府辟召後鎮鄴勒僭位立爲太子虛襟愛士好爲文詠其所親昵莫非儒素勒

謂中書令徐光曰大雅愔愔姝不似將家子光曰漢祖以馬上取天下孝文以玄默守之聖人之後必有勝殘去殺者天之道也勒甚悅光因說曰皇太子仁孝溫恭中山王雄暴多詐陛下一旦不諱臣恐社稷非太子所有也宜漸奪中山王威權使太子早參朝政勒納之左僕射程遐言於勒曰中山王勇悍機畧羣臣莫及觀其志度自陛下之外視之蔑如無以專征歲久威振內外性又殘賊安忍無賴諸子並長皆預兵權陛下在自當無他恐其快快不可輔少主也宜早除之以便大計勒曰今天下未平兵難未已大雅沖幼宜任疆輔中山王佐命功臣親同魯衛方當委以伊霍之任何至如卿所言也卿正恐輔幼主之日不得獨擅帝舅之權爾吾亦當參卿於顧命勿過懼也遐泣曰臣所慮者至公陛下乃以私計拒之豈明主開襟納說忠臣必盡之義乎中山王雖爲皇太后所養非陛下天屬不可以親義期也伏陛下神規微建鷹犬

之效陛下酬其父子恩榮亦已足矣而志願無極魏任司馬懿父子終於鼎祚淪移以此而觀中山豈將來有益者乎臣因緣多幸託瓜葛於東宮臣而不竭言於陛下更誰言之陛下若不除中山臣已見社稷不復血食矣勒不聽遐退告徐光曰主上向言如是太子必危將若之何光曰中山王常切齒於吾二人恐非但國危亦將爲家禍當爲安國寧家之計不可坐而受禍也他日光復乘間言於勒曰陛下廓平八州帝有海內而陛下神色若有不怡者何也勒曰今吳蜀未平書軌不一司馬家猶不絕于丹陽吾恐後世謂吾不應符籙不以吾爲受命之主每一思之不覺見於神色光曰臣以陛下爲憂腹心之患而何暇更憂四支乎何則魏承漢運爲正朔帝王劉備雖紹興巴蜀亦不可謂漢不滅也吳雖跨據江東豈有虧魏美陛下包括二都平蕩八州彼司馬家兒復何異玄德李氏亦猶孫權帝王之統不在陛下竟欲安歸此四支之

輕患爾中山王藉陛下指授神畧所向輒克天下皆言其英武亞于陛下無其殘暴多姦見利忘義無伊霍之忠父子竝據權位勢傾王室觀其耿耿常有不滿之心近于東宮侍讌有輕皇太子之色陛下隱忍容之臣恐陛下萬年之後宗社必生荆棘此腹心之重疾也惟陛下圖之勒默然而竟不從及勒死虎執太子弘使臨軒收程遐徐光下廷尉召其子遂將兵入宮宿衛文武靡不奔散弘大懼自陳劣弱不堪重寄乃讓位于虎虎曰君冕而世子立理之常也臣安敢奸之弘涕泣固讓虎怒曰若其不堪重任天下自當有大義何足預論遂以晉咸和八年逼立之大赦改元曰延熙文武百僚進位一等誅程遐徐光八月弘策拜虎爲丞相魏王大單于加九錫以魏郡等十三郡爲國總攝百揆虎僞固讓久乃受命赦其境內殊死已下立妻鄭氏爲魏王后子邃爲魏太子加使持節侍中大都督中外諸軍事大將軍錄尚書事次子宣爲使

持節車騎大將軍冀州刺史封河間王勣爲前鋒將軍司隸校尉封樂安王遵齊王鑒代王苞樂平王徙太原王斌爲章武王勣文武舊臣皆補左右丞相閒任虎之府僚舊昵悉署臺省禁要更命太子宮曰崇訓宮勣妻劉氏已下皆徙居之簡勒宮人美淑及車馬珍寶服御之上者皆入丞相府署鎭軍將軍夔安領左僕射尚書郭殷爲右僕射劉氏與彭城王堪密謀堪請出兗州據廩丘挾南陽王恢爲盟主宣太后詔討虎事洩虎炙殺堪徵恢還襄國因廢劉氏尋遣殺之尊弘母程氏爲皇太后冬十月河東王生鎭關中朗鎭洛陽起兵于二鎭以討丞相虎生自稱秦州刺史遣使降晉虎留子邃守襄國統步騎七萬攻朗于金墉城潰獲朗刖而斬之進攻長安以挺爲前鋒大都督生遣將軍郭權率鮮卑涉璝部衆二萬爲前鋒拒之生統大軍繼發次于蒲阪權與挺戰于潼關敗績挺及丞相左長史劉隗皆死虎退奔渑池枕屍三百餘里

鮮卑密通于虎背生而擊之生時停蒲阪不知
挺已死懼單馬奔長安郭權復收衆三千與鎮
西將軍越騎校尉石廣相持于渭汭生遂去長
安潛於鷄頭山將軍蔣英據長安拒守虎闔生
之奔也進師入關遂攻長安旬餘拔之斬蔣英
等徙秦州萃戎十餘萬戶於關東生部下斬生
以降權奔隴右虎分遣諸將屯于汧隴遣將軍
麻秋討蒲洪洪率戶二萬迎降虎拜洪光烈將
軍護羌校尉洪至長安說虎宜徙關中豪傑及
氐羌內實京師虎從之徙雍秦民及氐羌十餘
萬戶于關東以洪爲龍驤將軍流民都督使居
枋頭以羌帥姚弋仲爲奮武將軍西羌大都督
使帥其衆徙居清河之灄頭虎還襄國大赦諷
弘命已建魏臺一如魏武輔漢故事十二月鄴
權以生敗據上邽歸晉
延熙二年春正月晉成帝詔以郭權爲鎮一作征
西將軍秦一作雍州刺史于是京兆新平扶風馬
朔北地皆起兵應之弘鎮西將軍石廣復與權

戰敗績三月虎遣將軍郭敖及子章武王斌等率步騎四萬討權于酈次于華陰夏四月上邽豪族殺權以降徙秦州三萬餘戶于青并二州諸郡南羌氐楊難敵等送任通和長安人陳良夫奔黑羌招誘北羌四角王簿句大等侵擾北地馬翊與章武王斌相持樂安王韜等率騎擊敗之句大等乘勝追擊懸車深入爲羌所敗死者十有七八斌等收軍還于三城虎聞而大怒遣使殺郭敖秦王宏頗有怨言虎幽之于別室冬十月弘自齎璽綬親詣魏宮諭禪位之意虎曰帝王大業天下自當有議何爲自論此耶弘流涕還宮對太后程氏曰先帝種眞無復遺矣于是尚書奏魏臺請依唐虞禪讓故事虎曰弘愚暗居喪無禮不可以君臨天下一作君萬國便當廢之何禪讓也十一月遣郭殷持節入宮廢弘爲海陽王弘安步就車容色自若謂羣臣曰庸昧不堪纂承大統顧慙羣后此亦天命去矣又何言百官

莫不流涕宮人慟哭羣臣皆詣魏臺請進虎曰
皇帝者盛德之稱非所敢當且可稱居攝趙天
王遂以晉咸康元年幽弘及太后程氏弁秦王
宏南陽王恢於崇訓宮未幾密遣人賊殺之是
時西羌大都督姚弋仲弋仲稱疾不賀虎累馳召之
及至正色謂虎曰弋仲常謂大王命世英雄柰
何把臂受托而返奪之耶虎曰吾豈樂此哉顧
海陽年少恐不能了家事故代之爾心雖不平
恭察其誠實亦不之罪也弘在位二年時年二

春秋卷第十四

就李 項琳之
屠喬孫 同訂

後趙錄五

魏 散騎常侍 崔 鴻 撰

石虎上

石虎字季龍勒之從子也祖曰匐邪父曰寇奴寇奴有四子虎第四勒父昌朱幼而子之故或謂之爲勒弟也年六七歲有善相者遇之於路曰此兒貌奇有壯骨貴不可言晉永興中與勒相失永嘉五年劉琨送勒母王氏及虎於葛陂時年十七矣性殘忍好馳獵遊蕩無度能左右

射尤善彈數彈人爲軍中患勒怒之白母王氏
曰此兒兇暴無度一作頓使軍人殺之聲名可惜
不若自除之勒母曰健犢走車破轅良馬須逸
鞭汎駕然後能負重致遠且當小忍勿便殺也
一云快牛爲犢子時多能破車爲復小忍勿卻之至年十八稍檢攝恭
謹嚴重愛士身長七尺五寸趫捷便弓馬勇冠
當時至於降城陷壘不復別斷善惡坑斬士女
鮮有遺類勒雖屢加誨責而行意自若然御衆
甚嚴莫敢犯者指授攻討所向無前故勒寵信
彌隆委以專征之任所在立功將佐親戚莫不
敬憚勒深嘉之拜征虜將軍性尤酷虐所爲無
道軍中有勇幹策畧與已齊者因獵戲輒以事
害之前後所殺甚衆勒之居襄國劉聰以虎爲
魏郡太守鎮鄴三臺後封繁陽侯食邑三千戶
勒即大單于趙王位署爲單于元輔都督禁衛
諸軍加侍中開府進封中山公及勒僭稱尊號
授太尉守尚書令進封中山王食邑萬戶虎自
以勳高一時謂勒即位之後大單于必在已而

更以授其子弘乃深恨之私謂其子遂曰主上自都襄國以來踰拱指授以吾身當矢石二十餘年南擒劉岳北走索頭東平齊魯西定秦雍剋殄十有三州成大趙之業者我也大單于之望當以授我今乃以與黃吻小婢一作兒每一憶此令人氣塞不能寢食待主上晏駕之後不足復留種也

建武元年春正月虎廢勒子弘羣臣已下勸其稱尊號虎下書曰王室多難海陽自棄四海任重故僭從推逼倏聞道合乾坤者稱皇德協人神者稱帝皇帝之號非所敢稱一作聞且可稱居攝趙天王以副天人之望于是大赦境內殊死已下改元建武以婁安爲侍中太尉守尚書令郭殷爲司空韓晞爲左僕射魏槃馮莫張崇曹顯爲尚書申鍾爲侍中郎闓爲光祿大夫王波爲中書令自餘文武封拜各有差立子邃爲太子虎以讖文天子當從東北來于是備法駕行自信都而還以應之分瘦陶之柳鄉立停駕縣

又分司州之河南河東弘農滎陽兗州之陳留東燕爲洛州又改陳留郡爲建昌郡屬洛州虎諱言勒呼馬勒曰轡羅勒曰香菜時徐州從事蘭陵朱縱殺刺史郭祥以彭城歸晉虎遣將軍王朗討（一作擊）之縱奔淮南虎荒淫廢政外虓營繕使太子邃省可尚書奏事選牧守祀郊廟惟征伐刑斷乃親覽之趙鸛雀臺崩殺典匠少府任汪復使修之倍于常度夏四月癸卯虎率衆南遊至臨江而還有游騎十餘疋至歷陽歷陽太守袁虓甚懼表聞于晉不言騎多少京師大震遣司徒王導加大司馬假黃鉞都督征討諸軍事以禦之癸丑晉帝觀兵于廣莫門分命諸將遣將軍劉仕救歷陽平西將軍趙胤屯慈湖龍驤將軍路永戍牛渚建武將軍王允之戍蕪湖司空郗鑒使廣陵相陳光帥衆衛京師俄聞趙騎至少又退向東陽虎戊午解嚴遂以桓宣爲都督江沔前鋒征討諸軍事平北將軍司州刺史假節鎮襄陽虎後遣征虜將軍石遇率騎七千

渡沔寇中廬圍桓宣于襄國輔國左將軍毛寶南中郎將王國征西司馬王愆期等率荆州之衆來援屯于章山遇三面爲地窟攻城宣募精勇出其不意殺傷數百多獲鎧馬攻守二旬遇軍饑疫不克而還宣遣步騎收南陽諸郡百姓陷沒者八千餘人詔以宣爲南陽襄陽新野南鄉四郡諸軍事梁州刺史毛寶爲征虜將軍戍邾城虎以租入殷廣轉輸勞煩令中倉歲入百萬斛餘皆儲之水次晉將軍淳于安攻琅邪費縣俘獲數千人虎下書令刑贖之家得以錢代財帛無錢聽以穀麥皆隨時價輸水次倉秋八月冀州八郡雨雹大傷秋稼穀價騰貴銀一斤值米二斗下書深自咎責遣御史所在發水次倉麥以給秋種尤甚之處差復一年鸛雀臺成賜匠各有差九月虎遷都鄴宮尚書請太常告廟虎曰古者將舉大事必告宗廟而不列社稷尚書可詳議以聞公卿乃請使太尉告社稷從之時身去年至九月十一月不雨及入鄴宮澍

雨周洽虎大悅赦殊死已下始制散騎常侍已上得乘軺軒王公郊祀乘副車駕四馬龍旂八旒朔望朝會節乘軺軒冬十月羌薄句大猶保險未服遣子章武王斌帥精騎二萬并秦雍二州兵討平之虎如長樂衛國有田疇不闢桑業不修者貶其守宰而還是年奉天竺佛圖澄於鄴城

建武二年春正月使牙門將張彌徙洛陽鍾虡九龍翁仲銅駝飛廡于鄴虎大悅爲之赦二歲刑賚百姓穀帛百官爵一級下書曰三載考績黜陟幽明斯則先王之令典政事之通塞魏始建九品之制三年一清定之雖未盡弘美亦縉紳之清律人倫之明鏡從爾以來遵用無改先帝創臨天下黃紙再定至于選舉銓爲首格自不清定三載于茲主者其更銓論務揚清激濁使九流咸允也吏部選舉可依晉氏九班選制永爲揆法選畢經中書門下宣示三省然後施行之其著此詔書于令銓衡不奉行者御史彈

坐以聞冬十一月索頭郁鞠率衆三萬來降虎署郁鞠等十三人爲親通趙王皆封列侯散其部衆于冀青等六州時衆役煩興軍旅不息加以久旱穀貴百姓饑饉野無生草金一斤直米二斗銀一兩一作斤直肉一斤流亾死者十有六七百姓嗷然無所生賴或掘野鼠捕蟄鷰而食之虎使令長率丁壯隨山澤採橡一作㮚捕魚以濟老弱而復爲權豪所侵人無所得又料殷富之家配饑人以食之公卿已下出穀以助賑給姦吏因之侵奪無已雖有貸贍之名而無其實先是孟津河東去鄴城五里有濟北郡穀城縣穀城山是黃石公所葬處有人登此山見崩土中有文石石文鮮明詣鄴獻之使採取以治宮殿遂免穀城令以不奏聞故也虎大起宮殿于鄴都遂于鄴西文昌故殿處造東西大武二殿採穀城山文石爲基一基下五百武直宿衛屈柱跌瓦悉鑄銅爲之金漆圖飾焉又徙長安雒陽銅人置諸宮前以華其國城之西北有三臺

皆因城爲基巍然崇舉其高若山又建九華宮以三三爲位謂之九華沈約詩曰徘徊九華宮即此宮也北建逍遙樓東北建披雲樓城門上建玳瑁樓純用金銀裝飾懸五色珠簾白玉鉤帶內有瑜石床以玳瑁爲龜甲文鋪以十色錦繡故名玳瑁樓其大武殿懸紫綬于梁柱綴玉璧于綬又造東西宮鄴宮南面三門西鳳陽門高二十五丈上有層樓向陽安金鳳凰二頭于其上鎮之其頭高一丈六尺東城上立東明觀觀上加金博山

謂之鏘天北城上有齊午樓超出羣榭孤高特立其城東西七里南北五里飾表以塼百步一樓凡諸宮殿門臺隅雉皆加觀榭層甍疊宇飛擔拂雲圖以丹青色以輕素門窓戶宇朱柱白璧未到鄴城六七十里遙望苕亭便見此門巍若仙居鄴城東門石橋有兩石柱製作精妙柱側悉鏤雲炬上作蟠螭甚有形勢信爲巧工大武殿基高二丈八尺以文石綷之一作甃以文石下穿伏室置衛士五百人于其中東西七十五步南

北六十五步皆以漆灌瓦金鐺銀楹珠簾玉璧窮極伎巧又于大武殿前起樓高四十丈結珠簾垂五色玉珮風至鏗鏘和鳴清雅盛夏之登高樓以望四極奏金石絲竹之樂以日繼于樓下開馬埒射場週廻四百步皆文石丹及彩畫于埒旁聚金玉錢貝之寶以賞百戲廂置錦幔屋柱皆隱起爲龍鳳百獸之形雕衆玉以飾楹柱夜中往往有光明集諸羌氐樓上或時亢旱春雜寶異香爲屑使數百人

于樓上吹散之名曰芳塵臺上有銅龍腹可盛數百斛酒使胡人于樓上噀酒風至望之如露名曰粘雨臺引以灑塵樓上戲笑之聲音震鄴中又造梁馬臺一名笑馬臺一名戲馬臺一名閱馬臺在城中漳水之南約次爲臺基高五丈列觀其上虎常于此臺練簡騎卒武牙宿將雲騰黑矟騎五千每月朔晦閱馬于此臺虎每講武于其下升觀以望之乃于漳水之南張幟鳴鼓列騎星羅虎登臺射髀箭一發五字水經作放鳴鏑之矢

五千騎一時奔走從漳水之南齊至于臺下隊督以下皆有班賚虎又射一箭五千騎又一時奔走至于漳水之北其五千流散攢促若數萬人騎皆以黑矟從事故以黑矟爲號又以介羽漆砂即名鬬鷄臺以鬬鷄爲戲其北有臨漳宮東有永樂宮西有黎園宮東南有赤橋宮西北有紫陌宮又有御龍宣武凌霄如意四觀皆虎遊獵燕息之所又有聖壽堂用玉珂八百具抱桂丁香末以塗壁胡桃油以塗瓦垂金鈴萬餘

箇若微風至則聲聞十餘里又于銅雀臺更增二丈立一屋連棟接檐彌覆其上盤廻隔之名曰命子窟又于屋上起五層樓高十五丈去地二十丈又作銅雀于樓巔舒翼若飛南列金雀臺高八丈有屋一百九間北曰井冰臺亦高八丈有屋百四十間上有冰室室有數井井深十五丈冬月藏冰三伏之日以冰賜大臣及藏石墨石墨可書又燃之難盡亦謂之石炭又有粟窖及監以備不虞今窖上猶有石銘存焉又起

靈風臺九殿于顯陽殿後選百官州郡民女以充之又于正會殿南面臨軒殿上施白玉床流蘇帳皆竊擬禮制整法服冠通天佩玉璽玄衣纁裳畫日月火龍黼黻華虫粉米改車服着遠遊冠臨軒大會着丹紗袍獵着金縷合歡袴改虎頭鞶囊爲龍頭鞶囊又改直盪冠爲龍騰冠以絳幘于襄國又作金華殿殿前有白龍鐏作金龍于東廂西向龍口又安玉盤受玉十斛又安金博山蟬翼單紗裏服天曉行禮公執圭卿執羔大夫執雁士執雉一如舊禮充庭車馬四月八日九龍啣水浴太子之象大武殿前溝水注之浴時溝中先安銅龍以疏其水相去六七步注之斷水又安銅龜飲穢水出後脚下入諸公主第溝水亦出建春門又有皇后浴室三間徘徊側宇櫨櫱隱起雕彩刻鏤極盡粲麗室中臨池上有石床別爲浴臺有四時浴室皆用瑜石珷玞爲堤岸或以琥珀車渠爲瓶杓夏則引外溝水以納于池池中皆以紗縠爲囊盛百雜

香漬于水底或用葛爲囊嚴冰之時作銅屈龍數千枚各重數十斤燒如火色投于水中則池水恒温引浴室中名曰燋龍温池又用文錦步障縈蔽浴所與宮人寵嬖者解媟服宴戲彌于日夜名曰清嬉浴室浴罷洩水于宮外水流之所名温香渠渠外之人爭來汲取得升合以歸其家人莫不怡悅浴室中種二長生樹枝條交于棟上團團作車蓋形冬日不凋葉大如掌至八九月乃生華花色白子赤大如橡子不中啖也世人謂之西王母長生樹又安槃帶十斛于二樹之間冬月施蜀一作熟錦流蘇斗帳又用明光錦以白縑爲裏名曰複帳帳之四角安純金銀鑿鏤香爐爇以百和香安金蓮花以冠帳頂帳之四面皆作十二章相采色燿爛又作沉一作流蘇帳帳頂亦安金蓮花花中懸金薄織成綩囊裹受三升以沉香注帳之四面上有十二香囊彩色亦同又安純金龍頭銜五色沉蘇或用黃綈博山文錦或用紫綈及大小明光錦大約

春秋施錦帳表以五色絲爲裌帳夏用單紗羅或綦文單羅或縠文羅爲單帳織錦羅在中尚方三署皆數百人錦有大登高小登高大明光小明光大博山小博山大茱萸小茱萸大交龍小交龍葡萄文錦班文錦鳳凰錦朱雀錦韜文錦桃核文錦其御罽有豹頭文罽鹿子罽花罽或青綈或白綈或黃綈或綠綈或紫綈或蜀綈工巧百數不可盡名又作雲母五明金薄莫難扇此一扇之名也薄打純金如彈翼二面彩漆圖畫列仙奇異鳥獸其五明方中辟方三寸或五寸隨扇大小雲母帖其中細縷縫其際雖掩盡而彩色明徹看之如謂可取故名莫難也虎出時常以此扇挾乘輿或用象牙及桃枝扇其上或作綠沉色或作木蘭色或作紫紺色或作鬱金色又作金銀鈕屈膝屏風衣以白縑畫文人義士仙人禽獸之像讚者皆三十二言高施則八尺下施則四尺或施六尺隨意所欲高下文駕有金銀輦雲母輦數百乘皇后出乘嵩輅

或乘文武玉輅或乘朱漆卧輦以雲母代紗中外四梁皆通徹明亮虎正會上御食遊槃兩重皆金銀參帶百二十醆彫飾並同其參帶之間茱萸盡微如被髮近看乃得見動遊帶則員轉也御床獨方三丈其餘床皆局脚高下六尺後宮別妾房中有小形玉床又有轉開床以射鳥獸其作褥周三丈用錦緣之作席以錦雜以五香施以五彩綫編蒲皮緣之名五彩席所以祭天御坐几悉雕漆畫皆爲五彩色又有三人臺及宮內中鏡有徑二三尺者純金蟠龍雕飾又有大小鏡二萬餘枚又爲曲鏡又以胡粉和椒塗壁名曰椒房後庭服綺縠玩珍奇者萬餘人內置女官十有八等教宮人星占及馬步射置女太史于靈臺仰觀災祥以考外太史之虛實禁郡國不得私學星讖敢有犯者斬正會置三十部女鼓吹三十步輙置一部一部十二人皆在平閣上去地丈餘又置女尚書官屬皆着紫袴佩玉羽儀雜伎工巧皆與外侔正會殿前作

樂高絙龍魚鳳凰安息五案之屬莫不畢備額上緣橦至上鳥飛左回右轉又以橦着口齒上亦如之設馬車立木橦其車上長二尺橦頭安兩木伎兒各坐木一頭或高飛（高一作鳥）或倒掛又依伎兒作獼猴之形走馬上或在脇或在頭或在尾馬走如故名爲猨騎有二銅駝如馬形長一丈高一丈足如牛尾長二尺脊如馬鞍在中陽門外夾道相向銅鐘四枚如鐸形高二丈八尺大面廣一丈二尺小面廣七尺或作蛟龍或作鳥獸繞其上又宮妓數千人盡着皂搆頭着神弁如今之禮賢冠也虎左右置直衛萬人皆着五色細鎧光曜奪目虎與皇后出常以女騎一千爲鹵簿冬日皆着紫綸巾織熟錦袴腰中皆着金銀鏤帶手持雌黃宛轉角弓脚着五彩織成鞾隨時遊于戲馬臺（一作觀）虎與皇后在臺上有詔書以五色紙着鳳凰口中鳳既銜詔侍人放數百丈緋繩轆轤廻轉狀若飛翔飛下端門鳳以木作之五色文身脚皆用金每年三月

三日虎及皇后會公主妃主名家婦女無不畢出臨水施設帳幔車服燦爛走馬步射飲宴終日又令左校令成公段造庭燎于崇杠之末高十餘丈上盤置燎下盤置人絙繳上下虎試而悅之正會殿庭中端門外及閶闔門前設百二十枚燈以鐵爲之高皆一丈六尺是年魏烈帝諱翳槐出居於鄴虎奉第宅伎妾奴婢什物

建武三年春正月庚辰太保夔安等文武五百九人勸虎上皇帝尊號安等方入庭燎油灌下

盤死者二十餘人虎惡之腰斬成公段于閶闔門辛巳虎依殷周之制稱大趙天王初虎衣袞冕將祀南郊照一大鏡不見其首乃大恐怖遂不敢稱皇帝自貶爲王至是又僭稱大趙天王即位于南郊大赦境內殊死已下追尊祖匐邪爲武皇帝父寇覔爲太宗孝皇帝立后鄭氏爲天王皇后太子邃爲天王皇太子諸子爲王者皆貶封郡公宗室爲王者降爲縣侯百官封署各有差太原徙人有十一作五百餘戶叛入黑羌

武鄉長城徙人韓強獲玄玉璽方四寸七分龜鈕金文詰鄴獻之拜強騎都尉復其一門使人採藥于華山上得玉版一枚其色黑文曰歲在申酉不絕如綫歲在壬子眞人乃見虎以爲應符之兆大悅夔安等又勸進曰臣等謹案大趙水德玄龜者水之精也玉者古之寶也分之數以象七政寸之紀以準四極昊天成命不可久違輒下史官擇吉日具禮儀謹琳兆上皇帝尊號虎下書曰過相有褒美猥見推逼覽增恧然非所望也其亟止茲議今東作告始自非京城內外皆不得表慶中書令王波上玄璽頌以美之虎以石弘時造此璽強遇而獻之太子邃旣總百揆淫虐無道河間公宣樂安公韜皆有寵于虎邃疾之如讎虎又荒虩內遊威刑失度邃以事爲可呈呈之虎表虎曰此小事何足呈也時有所不聞復表曰何以不呈誚責笞捶月至再三邃甚恨之秋七月邃潛謀爲逆乃稱疾不視事詐具邃傳虎聞邃有疾欲往視之先遣所親任女尚

書往察遂呼前與語抽劍擊之虎聞大怒收中
庶子李顏等誅之幽遂于東宮廢爲庶人其夜
殺遂并其妃張氏及男女二十六人合一棺埋
之宮臣支黨二百餘人皆伏誅廢遂母鄭氏爲
東海太妃立河間公宣爲天王皇太子宣母杜
昭儀爲天王皇后冬十一月乙丑太白犯歲星
于營室是年虎將李穆率騎五千送魏烈帝于
大寧其故部落多歸附之國人復奉烈帝爲代
王城盛樂而居之以其弟昭成帝什翼犍爲質於

建武四年春正月虎將伐鮮卑段遼于遼西慕
有勇力者三萬人皆拜龍騰中郎會遼遣從弟
段屈雲襲幽州幽州刺史李孟退奔易京虎以
桃豹爲橫海將軍王華渡遼將軍統舟師十
萬出漂渝津支雄爲龍驤將軍姚弋仲爲寇軍
將軍統步騎十萬爲前鋒以伐段遼三月進次
金臺支雄前驅入薊段遼所署漁陽太守馬鮑
代相張牧上谷相侯龕等四十餘城並率衆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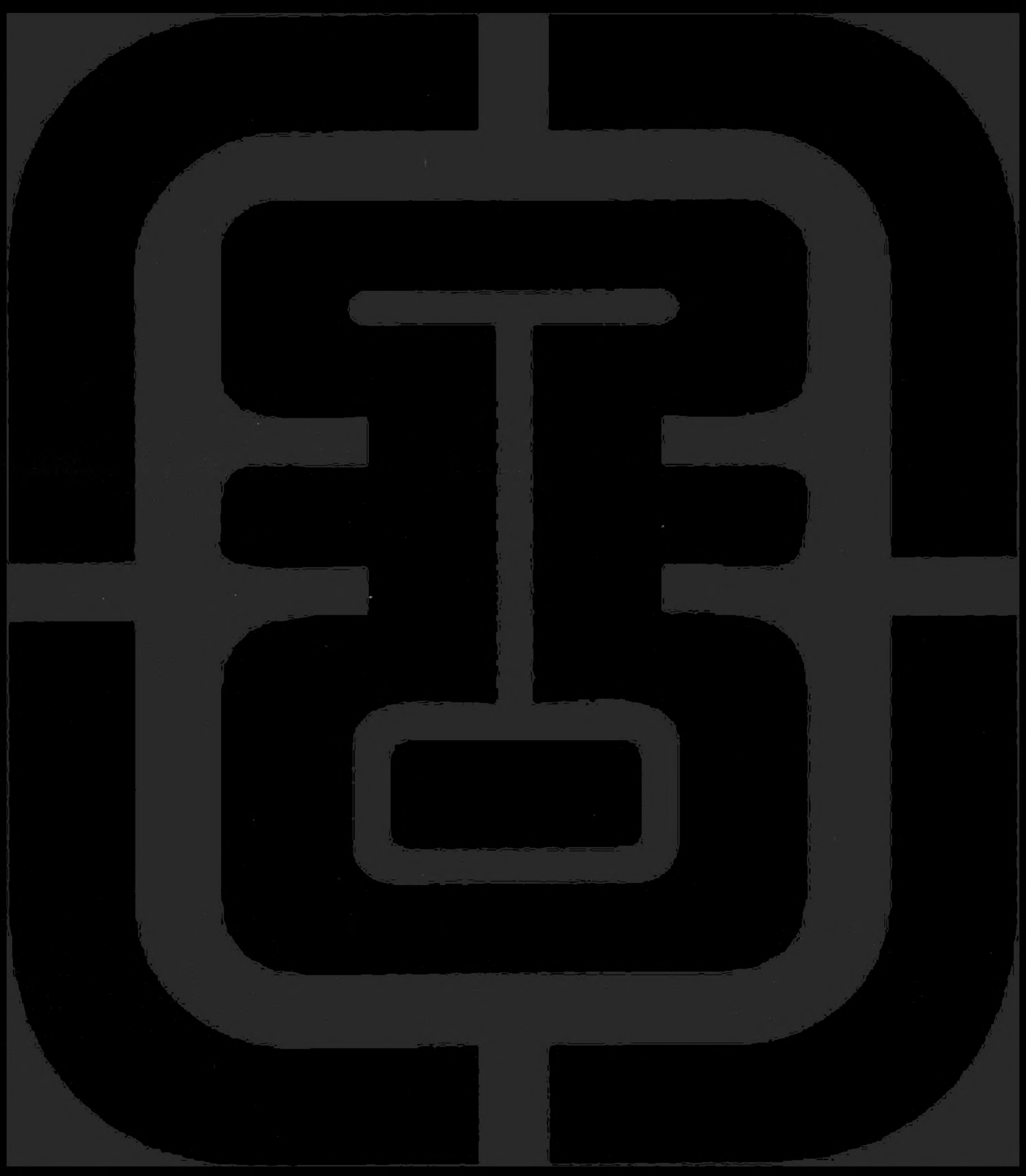
降北平相陽裕帥其民千餘家登燕山以自固雄攻安次斬其部大人邢樓奇遼懼率妻子宗族豪大千餘家棄令支奔密雲山遼左長史劉羣右長史盧諶司馬崔悅等封其府庫遣使請降虎遣將軍郭泰麻秋等帥輕騎二萬追遼及之戰于密雲獲其母妻斬級三千遼單馬竄險保於平崗遣子乞特眞送表及獻名馬虎納之遂入令支遷其戶二萬餘于雍司兗豫四州士大夫之有才行者皆擢敘之先是北單于乙回爲鮮卑敵邢所逐既平遼西遣其將李穆擊敵邢破之復立乙回而還虎入遼宮論功封賞將士各有差陽裕詣軍門降卽拜北平太守夏四月初慕容皝與段遼有隙遣使稱藩于虎陳遼宜伐請盡衆來會及軍至令支皝師不出虎以皝不會兵攻遼而自專其利謀將伐之佛圖澄曰燕福德之國未可加兵虎作色曰以此攻城何城不克以此衆戰誰能禦之區區小豎何所逃也太史令趙攬固諫曰燕地歲星所守行師

無功必受其禍虎怒鞭之出爲肥如長虎遣使四出招誘民夷燕成周內史崔燾居就令游泓武原內史（一作令史）常覇東夷校尉封抽護軍宋晃等皆應之凡得三十六城戊子進逼棘城不拔壬辰引退皝遣子恪率胡騎三千晨出挑戰諸門皆若有師出者四面如雲虎大驚棄甲逃遁惟游擊將軍石（一作冉）閔一軍獨全于是召趙攬復爲太史令虎還自令支過易京惡其固而毀之因謁石勒墓朝其羣臣于襄國建德前殿復從征文武有差至鄴設飲至之禮賜俘徧于丞郎以劉羣（一作臺）爲中書令盧諶爲中書侍郎蒲洪以功拜使持節都督六夷諸軍事冠軍將軍封西平郡公石閔言于虎曰蒲洪雄俊驍果其諸子並非常才宜密除之虎不納待之愈厚虎謀伐昌黎遣渡遼將軍曹伏將青州之衆渡海戍蹋頓城無水而還因戍于海島運穀三百萬斛以給之又以船三百艘運穀三十萬斛詣高句驪使典農中郎將王典率衆萬餘屯田海濱

又令青州造船千艘以謀擊燕掠緣海諸縣所
在殺戮五月使太子宣率步騎二萬擊朔方鮮
卑斛摩頭破之斬首四萬餘級六月冀州八郡
大蝗司隸請坐守宰虎曰此政之失和朕之不
德所致而欲委咎守宰豈禹湯罪已之義耶司
隸不進詢言佐朕不逮而欲妄陷無辜所以重
吾之責也可白衣領司隸加子司徒鞫金鉦黃
鉞鑾輅九旒虎使襄城公涉歸上庸公日歸率
衆戍長安二歸告鎮西將軍石廣私樹恩澤潛
謀不軌虎大怒追廣至鄴殺之冬十二月段遼
自密雲山遣使詐降虎信之使征東將軍麻秋
率衆三萬百里郊迎勑秋曰受降如待敵將軍
愼之乃以尚書左丞陽裕遼之故臣使爲秋司
馬遼又遣使降于慕容皝曰胡貪而無謀吾今
請降求迎彼終不起疑也若伏重軍以要之可以
得志皝遣慕容恪伏精騎七千于密雲山大敗
秋于三藏口死者十六七秋步走得免陽裕爲
燕所執虎聞秋敗驚怒方食吐哺削秋官爵是

時百姓因佛圖澄率多奉佛皆營造寺廟削髮出家虎以眞僞雜揉多往愆過乃下書問中書令曰佛號世尊國家所奉閻里小人無爵秩者應得事佛與否又沙門皆應高潔貞正行能精進然後可爲道士今沙門甚衆或有奸宄避役多非其人可料簡詳議眞僞中書著作郎王度等奏曰夫王者郊祀天地祭奉百神載在祀典禮有常饗佛出西域外國之神功不施民非天子諸率所應祠奉往者漢明感夢初傳其道惟聽西域人得立寺都邑以奉其神其漢人皆不得出家魏承漢制亦循前軌今大趙受命率由舊章率戎制異人神流別外不同內享祭殊禮率夏服禮不宜雜錯國家可斷漢人悉不聽詣寺燒香禮拜以遵典禮其百辟卿士下逮衆隸例皆禁之其有犯者與淫祀同罪其趙人爲沙門者還從四民之服中書令王波同度所奏虎以澄故下書曰度議云佛是外國之神非天子諸率所可宜奉朕生自北鄙忝當期運君臨諸

夏至于夤祀應從本俗佛是戎神所行無奉夫
制由上行永世作則苟事乞無虧何拘前代其
夷趙百姓有舍于淫祀樂事佛者悉聽爲道士
于是慢戒之徒因之以厲是年魏烈帝疾病命
諸大人迎昭成立之既卒諸大人梁蓋等以新
有大故昭成在遠來未可必比至之間恐生變
亂宜立長君以鎮衆望而烈帝次弟屈剛猛多
詐不如屈弟孤寬和仁厚乃相與殺屈而立孤
孤曰吾兄居長自應繼立吾安可越次而居大
業乃自詣鄴奉迎昭成請身留爲質虎義而俱
遣之

春秋卷第十五

就李　項琳之
屠喬孫　同訂